

皇  
明  
輔  
世  
編

其尠歟我

明朝

二祖

列宗廓清大定之功經理克綏

之畧奠又

鼎祊班敘海寓使竝綱載緝積  
流肅拯者蚤作夜思怡顏  
高覽類多昭著于史臣贊

述草野誦說之餘然約其  
大端均以忠孝教人俾當  
世光明俊偉之士共獻斐  
忱對答

君父誠甚盛心也哉顧事父  
言湮博士家尋繹所至類  
多拂拭藻典罕能垂情經  
濟以故將相司牧各有前

賢芳躅可遵可法而漶漫  
于寒煙冷霧者不少滅沒  
于勦說雷同者更多馴致  
僻遠者無以輔其志而進

之中正而憇庸者無以輔  
其力而作之貞毅則今茲  
內外交誼技勇財賦鱗櫛  
告罄之時欲鼓其惰歸勵

其鼃銳亦惟有枚舉嘉言  
懿行令見聞共豔庶幾實  
心實事追踪古人其以夾  
輔贊襄為斯世茂明之助



寧僅一璞寒江也耶余秉  
鉞沉疆羽書旁午每當戎  
務孔亟介馬疾馳兵餉兩  
匱之時輒取名臣傳略倣

其行事多得變通之法歲  
月漸久歷事漸深屢鞫

桐封四莖苞蘖得以仰報

璽書者其規益不外是矣間

嘗抄青有得多與吾師凝  
菴唐先生輔世編合者因  
綜其成稿翼以已意勒成  
一書授兒子咨稷使昕夕

習之家修廷獻已備諸此  
且勉以父子世受

國恩當圖奮志驅馳永矢忠  
孝用是椎鍛平夷榜檠矯

直不媿清白務以臣子之  
天性立世道人心之準則  
余滋幸矣

歲在

崇禎壬午仲冬吉日

欽差提督偏沅軍務巡撫湖

北湖南兼澧公石松等處

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自新九  
加從二品服俸晉陵陳睿

謨嘗采父撰

輔世編總目

一卷

李壽國善長

劉誠意基

解學士縉

楊文貞士奇

楊文敏榮

夏忠靖原吉

顧愼愼佐

周文襄忱

王忠肅翔

于肅愼謙

王忠毅驥

二卷

李文達賢

王莊毅竑

商文毅輅

項襄毅忠

彭文憲甲

余肅愼子俊

王襄愼越

劉文靖健

李文正東陽



王端毅恕

三卷

馬端庸文升

劉忠宣大夏

許襄毅進

韓忠定文

楊文襄一清

四卷

楊文忠廷和

梁文康儲

喬莊簡宇

王恭襄瓊

彭少保澤

張文忠平敬

李康惠承勛

五卷

胡端敏世寧

劉司馬天和

毛司馬伯溫

田文成守仁

徐文貞階

六卷

翁司馬萬達

楊表毅博

留長愍銑

胡少保宗憲

晉陵

唐振芳子久

全較

陳濟稷庶辰

皇朝通志編卷之一目

李韓國善長

劉誠意長

解學士縉

楊文貞士奇

楊文敏榮

夏忠靖原吉

顧總憲佐

周文襄忱

王忠肅翱

于肅愍謙

王忠毅驥

晉陵

唐振芳子久

陳濟授度辰

全較

皇明輔世編卷之二

李文達賢

王莊毅竑

商文毅幹

項襄毅忠

彭文憲時

余所敏子俊

王襄敏越

劉文靖健

李文正東陽

王端毅恕

唐振芳子久

陳咨極度辰

全校

皇明輔世編卷之三十一

馮瑞題文月

劉世宣大夏

趙文欽進

孫文欽進

傅文欽進

晉陵

唐無考子久

陳容度辰

全錄

皇明輔世綱卷之四

楊文忠廷和

梁文康儲

喬莊簡宇

王恭襄現

彭少保澤

張文忠字敬

李康惠承勛

晉陵

唐振芳 字久

陳咨稷 辰

全



皇明輔世編卷之五目

胡端敏世寧

劉司馬天和

毛司馬伯溫

王文成守仁

徐文貞階

晉陵

唐振芳子久

陳咨稷度辰

全較

皇明輔世編卷之六目

翁司馬萬達

楊襄毅博

曾襄愍銑

胡少保宗憲

晉陵

唐振芳子久

陳容稷度辰

全較

皇明輔世編卷之一

明太常毘陵唐鶴徵編纂 門人同邑陳睿謨評梓

李韓國善長

李善長濠之定遠人，少有志計，讀書粗持文墨，而以筭事稱。里中事推爲祭酒。至正辛卯，劇賊起汝潁間，淮南北俱大震。善長知天命將改，思得明聖而佐之，未有所遇。甲午七月，會高皇帝爲濠帥，子興大較，以計得元橫澗山兵二萬餘，南略滁陽。善長被書生服道謁，上聞其爲里中長者，禮之，與語取天下大計，竟日皆合。上大悅，遂收以爲掌書記。從容謂之曰：若知群雄之所以敗乎？曰：不知也。上曰：大帥與較，不能相肺腑，而中藉持牘者爲閹通。

創立大業  
以人和爲

顧往往市權而行怨，使下不得上心，上不得下力，以至敗。皮之不存，毛又安傳哉！且夫今持牘之得存者誰也？吾長頓首曰：命之矣。尊遷爲參謀，自是益專精朝夕爲上謀策，諸將有來歸者，善長與語察其才言之。上復爲上布欵誠，使皆得自安，而中有以事相羯犍者，委曲爲調護，俾不至齟齬。一日，上從容問曰：四方戰爭，天下何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成帝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群雄蝟奮，土崩瓦解。主公濠產距沛，不遠，與漢帝同受山川王氣，能爲其所爲，天下不足定也。上曰：漢高帝所用豪傑，未有踰張良、韓信、蕭何三人者。今徐達、勇方、武臣、方信、先生可當張良、蕭何乎？對曰：

百人自度  
其身如此  
懼也、不自  
証亦不多  
深

良智計絕人後世鮮比善長何敢望良若供給餽餉或可做何

上曰良不可得矣今天下才智之士可擬長者先生幸救孤孤將  
就見之對曰世豈乏材顧善長不能悉知惟知金華宋濂博學洽  
聞且知象緯上曰以孤所聞知象緯者莫如青田劉基善長聲  
稱聞子輿時子輿中流言內疑上稍稍奪其兵又欲奪善長善  
長謝弗肯往乙未謀取和陽王命張天祐耿再成等往復命上率  
善長等助之既克上總和陽兵謀計出諸將右諸將不悅善長又  
曲爲調護使不爲異時元衆猶盛王子禿堅樞密絆住等分營相  
侵軼上屢破之時出擊鷄籠山寨留少兵佐善長曰敵至謹自保  
而已上悉俘其寨歸而元謀知和陽兵少亟來襲善長設伏大

敗之捷聞，上大悅曰：誰謂而屢屢握笑，令執戈者屈矣！俄而子與先，上代總其兵，因欲謀渡江。善長曰：我兵衆而食少，舟楫不利，不足以爭江左。利姑小，竊之而巢湖將俞通海、廖永安者，以舟師萬餘，根數萬石，請降。善長乃說上曰：天贊我也。渡江，此其時矣。既破蠻子海牙兵，長驅泛牛渚，拔采石，遂乘勝取太平。上之發采石也，與善長謀置榜諭士卒，有擄掠者必斬。太平下，卽懸之五父，遠肅然無敢犯。上稱太平興國翼天大元帥，以善長爲元帥。府都事，云何從克建康。東取鎮江，先日。上佯怒諸將當行者，以不能戢下，悉欲置之。法善長力諫，乃解鎮江。下民不知有兵，善長乃與諸將謀奉。上爲吳國公，署江南行中書省。上以善長相。

優一鄭侯

恨本重託  
第一要義

領省事而善長拜叅議與宋思賢李夢庚郭景祥陶安等俱爲省僚而軍機進止章程賞罰十九取善長處決。上益禮任之凡師行善長必留守命將四出轉調兵餉未嘗有乏。陳友諒既克我江州約張士誠夾攻我。上與善長謀使人持友諒所知康茂才書誘之來許內應而伏兵欲取之善長曰方患之何更速之。上曰友諒躁而果雖與士誠約不能待也小緩則士誠合而我兩受敵其何以處先破友諒則東虜膽落矣善長曰善友諒果至遂大敗其衆殲焉改樞密院爲大都督府善長兼領其府司馬進中書省叅知政事時平章左右丞皆有兵行善長以叅政寔長省事高帝之克江州兩平洪都援安豐討廬州下武昌善長皆居守將吏

同日自然  
得之管子

帖服居民安堵。奉 上爲吳王，超拜善長右丞相。時猶仍元制，尚右故，僞漢平，善長等稱賀。列上彭蠡死事將臣丁普郎等三十五人祀於康郎山，復祀平章趙德勝等十四人於洪都。始善長請推兩淮鹽立茶法，既復制錢法於洪都，設三句湖廣開鐵冶，定魚稅。雖若繁悉，而裁取有衷，民不困國用饒。上與諸將計討張士誠，善長以士誠兵尚強，餽蓄積，請緩之。上不聽，卒用大將軍達言破之。善長乃力請 上卽帝位，曰：殿下提三尺劍，不階土尺而成大業，比肩之孽，刻削且盡，不以此時正位號，何以慰海內心。上曰：吾居恒笑陳友諒甫得一隅，而黃屋左纛，卒以畀我。若棄屣，我安能復做之。今後人笑也。天命果在我，自有時，毋汲汲。大將軍



亦鄭侯事

達已破平士誠。上猶以善長有轉餉勞，召見戟門，封宣國公，資賜如大將軍，更百官制，始尚左，以善長爲左丞相。上從容謂群臣，吾以布衣起兵，時李相國里居，故密邇徐相國及他大將，遠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一旦而舉天下大半，雖然，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於是善長與大將軍謀北伐，及徇東南州郡。上之初渡江，頗用重典，一日謂善長，法有運坐三條，不已甚乎？善長因請除之。旣而命與御史中丞劉基等悉裁定律令，成賞賚，有差，善長乃復率群臣勸進，凡三表乃許，以卽位儀上之。上御新宮，告於上帝，皇祇稱帝，賜英賢爲臣之輔，益歸德善長達等。旣卽位，禮畢，奉四代考妣爲帝躬上冊寶於

此則係  
所不及

太廟，尋立妃馬氏爲皇后，封皇太子諸王，善長皆充大禮使，改中書左丞相，善長請緣元舊，以皇太子領中書令，上不許，曰：元氏胡也，事不師古，何足法！且令吾子尊師傅，習經術，通古今，於是議置東宮官屬，以善長兼太子少師，授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餘如故。已率禮官進議郊社宗廟禮，上幸汴梁，善長居守者三月，一切聽任便宜行事，尋奏定六部尚書以下官制，議官民喪服，三師朝賀，東宮儀朝，臣大小服色俸賜，天下歲瀆神祇名號，封建藩國功臣爵賞事，無鉅細悉委善長，俾謀之中丞，基石丞楊憲而行之，奏禁淫祀，凡民庶祭先祖，歲除祀竈，鄉村春秋祈土穀之神，凡有災患，禱於先祖，若鄉厲邑厲之祭，則里社郡縣自舉。

此漢高所以定郡侯功第一也

之其僧道建齋設醮不許奏章上表投拜青詞亦不許塑畫天地神祇及白蓮社明尊白雲巫覡持禱書符咒水諸術並加禁止庶左道不興民無惑志詔從之命監纂元史史成賞賚有差是時善長病上以中書無官召汪廣洋爲右丞相左丞相楊憲劾廣洋陰事善長怒奏憲排陷大臣上命群臣按治憲伏誅時大將軍與副將軍遇春等將兵大者定中原小者亦取闕越州郡善長居中雍容無所見績然上自知之三年大封賞謂善長雖鮮汗馬勞然事朕年久給足軍食其功甚大因進封韓國公授開國輔運推誠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太師叅軍國事歲祿四千石子孫世世勿絕賜鐵券仍免二死子免一死誥辭謂東征西伐

何能知人  
錫賅而不  
能自知也

此視漢高  
琴苦無侯

日不暇給。爾獨守國轉運糧儲。供給器仗。未嘗缺乏。剽繁治劇。和輯軍民。各靡怨謔。昔漢有蕭何。比之於爾。未必過也。賚文綺帛百匹。時大將軍遠為元功。位猶在善長下。善長雖寬博。有器量。然意思不能平。叅議李飲水。楊希聖。稍侵善長權。善長按其罪。奏黜之。且黜其面。又與中丞基爭法。而詢基不自安。請告歸。上所寵任者。張杲。楊憲。汪廣。洋。胡惟庸。杲。憲。以事誅。廣。洋。亦數譴。而善長事寄如故。既貴富極。意稍溢。而勅上始微厭之。明年。引疾乞解任。賜臨濠地若干頃。佃戶稱是。復為置守塚百五十。守仗士二十家。與魏公等。踰年。病良已。命督吏士。建臨濠宮殿。既數月。上念善長行役久。以牢醴若粢。賜之。復謂善長。臨濠吾豐沛地。數苦流移。

蕪萊不治，今徙江南富民十四萬田其地，公爲我經畧，毋使失所。自是留臨濠者數年。上推恩，擢善長弟存義爲太僕丞，二子仲佑皆爲群牧所官，仍以長女臨安公主歸其子祺，拜駙馬都尉。初定婚禮，公主修婦道甚備，光寵赫奕，時人艷之。居一月，御史大夫汪廣洋陳寧疏糾太師善長自子祺尚主，狎寵自恣。陛下病不視朝，幾及旬，而不知問候，駙馬都尉祺六日不朝，宜至前殿，又不施禮，太不敬，請付所司論法。善長父子免冠請罪。上赦之，又贖月特勅追數善長過，削其祿歲一千八百石。善長自是意忽忽不自得，尋起與曹國公文忠議軍國，凡中書省大都督府御史臺有大事，悉聽裁審而後奏行。督南郊閭丘工，洪武十三年，御史中丞

何憤至此  
自古功臣  
多誅下不  
可復爲之  
日何也

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等反狀。上親臨鞠獄具，謂惟庸嘗以兒女妻善長弟存義子佑，相表裏爲威福，其定遠故里第水中，忽生石筍，水溢數尺。三世塚皆夜有光燭天，而數以事見督上，遂起邪謀，誘吉安侯陸仲亨、平涼侯費聚，使出招士馬爲外應，間與存義謀，始圖之。善長善長大驚曰：爾言何爲者？寧欲盡滅九族耶？存義懼不敢應。居旬日，惟庸復謂存義曰：苟成事，盡捐淮西地王太師，以語善長，善長心動。乃歎息起曰：吾老矣，惟爾等所爲。又旬日，惟庸請善長延之東西嚮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見頰首而已。惟庸自是與倭通，俾以精兵寓貢舶，挾詐害上，而掠庫兵入海。上乃賜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死。時費聚已前死，群臣請

併誅善長與吉安侯。上曰：朕初起兵，善長謁軍門曰：有天子矣。是時吾年二十七，善長年四十一，所言多合，遂命掌簿書，贊計畫，爲功臣爵。以上公女女其子陸仲亨，年十七，父母兄弟俱亡，以一升麥藏草間，朕見而呼之曰：來。遂從朕長育，以功封侯。此吾微時股肱腹心，吾不忍罪之，其勿問。遂止誅，存義併赦佑。善長奏還儀仗所，旣而仍給之。時左大夫陳寧伏法誅，右大夫安然罷歸。復命善長理臺事，其歲天壽節，善長率群臣請朝賀，不許，再請乃許。遣征南將軍下滇，議自善長已賀滇南平，又預議文臣贈封蔭敘例，復請老而祺亦自以能有所任使。洪武之二十一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猶前善長。又二年，善長年七十七矣，耄不能簡飭其下。

嘗欲營第宅，從信國公和假衛卒三百人役，和探得。上旨，攘臂曰：「太師敢擅發兵耶？」密以聞，而復有謂坐惟庸株累當徙邊者，皆豪而善長私之，數以給其親。上惡之，會有言星變，其占當移大臣，於是御史上書論劾善長。上復爲捕存義之子佑伸置獄具，謂惟庸初爲寧國令，善長薦之，超爲太常少卿，以黃金三百兩謝，及惟庸謀反，定善長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皆厚得其金鼠，而惟庸復以西域古劍、白玉壺、玉刻交龍蟠挑杯酬善長，群臣奏請誅善長，不許，仍手詔慰諭之，召詣奉天門，與語開創艱難，爲流涕，至右順門，謂群臣：「太師老矣，吾欲曲宥佑伸死，以慰太師心。」群臣固言善長反狀明甚，三尺法非陛下所得私。上曰：「法如是，奈



何善長大慟曰臣誠負陛下恩無面目見群臣歸而自經死佑及吉安侯皆坐棄市特赦諸子弗誅以禮葬善長卹其家都尉祺後數年卒有二子以公主推恩芳爲留守中尉指揮次茂旗手衛鎮撫後罷世襲善長死之明年而御史解縉代虞部郎中王國用爲稱寃言善長與陛下同心出萬死以取天下勲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親戚拜官人臣之分極矣志願足矣富貴無復加矣藉令欲自圖不軌未可知而今謂其欲佐胡惟庸者則大謬不然夫人情愛其子必甚於兄弟之子安享萬全之富貴者必不僥倖萬一之富貴善長於胡惟庸則侄之親耳於陛下則子之親也豈肯舍其子而從其侄哉使善長佐胡惟庸成不過勲臣第

一而已矣。太師國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納妃而已矣。寧復有加於今日且善長豈不知天下之不可倖取。取天下之百戰而艱危也哉。當元之季。欲爲此者何限。莫不身爲齏粉。覆宗絕祀。此善長之所熟見也。胡乃身見而以衰勅之年。身蹈之乎。凡爲此者必有深讐。激變大不得已。而後父子之間。或至相挾。以求脫禍。今善長之子祺備。陛下骨肉之親。無纖芥之嫌。何苦而忽爲此。乃理之所必無也。若謂天象大臣當災。則殺人以應天象。夫豈天意哉。天下聞之。孰不解體。臣亦知善長已死言之無益。所願陛下作戒將來耳。上雖不能用。亦不罪也。

太常氏曰。經世之道。以人心爲命脈。以儲蓄爲元氣。名將勦兵。題

其次矣。仲尼於兵食信三者不得已而去。輒曰：兵有以也。夫李相國從高皇起兵，能俾將士民人不貳不謗，轉輸餽餉不擾不乏。則勇者効力，謀者獻能，率階之矣。矧一代制作多出其創立乎？其封賞在中山誠意上，非過也。其功真與鄴侯並，不待鄂君之言而定爲第一。高皇之明，出漢祖上遠矣。獨大紳之疏，不及王衛尉之當機惜哉。然蕭相國之後，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則天子復爲求嗣，韓國一敗不振，其於天意何如也。豈其專肆威福，生殺黜陟，有不奏而行者，有以自取耶。

劉誠意基

劉基字伯溫處之青田人少英敏絕群讀書過目輒誦善經學工屬文傍通天官陰符家言受濂雒之學於鄭先生卽得其旨鄭語基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元末舉進士嘗從肆得星曆書留一日而返之悉聞已矣其人驚而歸基書基笑曰書不在吾腹耶授瑞州高安丞故秘書監揭曼碩有人倫鑒見而謂曰子魏玄成流也英特過之進賢有鄧祥甫者精於天文術數悉以授焉基爲丞以廉節著發擿姦伏數與強禦挺小民愛若慈父而貴豪多不便者嘗反故獄簡案盡得其陰私前簡官以罪去噉而謀中基行中書省乃移基幕府以全之尋與其長抗

謹謂成大  
事者不辨  
細務

以其露也

議不合投劾歸再補浙江儒學副提舉復論御史失職受臺抨再  
投劾歸基益任誕不持循循嘗游西湖有黑雲起西北光射湖水  
客以爲慶雲將賦詩基大言曰天子氣也在金陵十年後英主出  
其下非我誰名世者衆掩耳稍遜去基獨與門人沈與原攜飲湖  
亭沈醉而別時無能識基者西蜀趙天澤獨奇之謂曰公乃受魏  
玄成目耶非諸葛孔明莫能當也爲文以王佐期基而方谷珍反  
海上省憲乃辟基元帥府都事與元帥築慶元諸城以逼谷珍時  
左丞貼里帖木兒議招撫基持不可曰谷珍首亂赦之無以懲後  
所赦計獨有餘黨耳左丞曰善以便宜進基行省都事與謀谷珍  
懼陰賄基基却不受持前議益堅左丞乃聞之朝而谷珍悉其賂

惜乎不遇  
圮上老人

使人浮海至京、交關用事者、許谷珍官、聽之降、而坐基善持威福、傷人主、好生德、奪職、羈管紹興、併罷左丞、基感憤慟哭、嘔血、欲自殺、門人審理沙曰、先生自負若何、而與匹婦同溝瀆耶、且太夫人在堂、奚賴固持之、得不死、自是放浪紹興諸山水、遊必有記、又多爲歌詩自適、而谷珍益肆橫、不可制、山賊蜂起、行省乃復以都事辟基、授以兵、基且撫且討、寇患平、而是時石抹宜孫爲樞密院判、負義幹、基與之相倚角、軍聲大振、自樞密經歷遷行省郎中、經畧使上基功、而用事者右方氏、僅以基故、儒學副提舉資、遷總管府判、基既左轉、又失兵、乃納告身庭中、拜曰、臣不敢負、世祖皇帝、無所措足矣、遂逃歸青田山中、著郁離子以見志、衆避谷珍者多、

依基自保客或說基以公才從惡少年數萬據括蒼保金華明越  
可傳檄而下也方氏計有航海走耳畫江而守之此勾踐業也基  
歎曰生平惡方氏張氏刺促狐鼠今乃徵之耶會高帝已下金  
華定括蒼基置酒延客指乾象示之曰此豈人力也耶客云去基  
遂決策從高帝而會上使以金帛來聘乃付其衆弟陞曰善保  
境毋爲方氏窺也遂與章溢葉琛間道走金陵且謂葉琛吾西湖  
之言驗矣既見上陳時務十八策上大悅語基先生有至計勿  
懼陳吾能行之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壓金陵而軍勢張甚上  
欲發兵禦之衆懼擾不決有請背城借一者有以鍾山王氣請奔  
據之者至有勸納款者基後至獨張目不言上爲起入內趨召

此與魯子  
敬却魏策  
同

凡子房下  
完之兼用  
之亦勝審  
其勢也

基屏人語曰先生可以言乎基曰先斬言納款及奔鍾山者然後  
言上固問計安出乃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  
心且天道後舉者勝賊驕矣誘之深入而伏兵徼取之故易易耳  
夫取威定伯在此舉也而言納款及奔者可斬也上於是決策  
誘破友諒盡覆其衆以克敵賞將基基勿受時上雖已定江東稱  
吳國公而奉明韓林兒座於中書省基怒罵曰彼豈敢耳奉之何  
爲遂不拜上怪而問基基陳天命所在上感悟始定征討大  
計將攻友諒於江州基曰金星在前火星在後破之必矣上大  
悅遂攻皖城不下基謂彈丸地何足久勞我友諒膽破矣急進薄  
江州彼必遁江州下皖城焉往友諒果遁如基料都督馮勝攻某



城。上使基授之方畧。基以一赫蹏封。曰：夜半出兵。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設伏。頃有黑雲起者。賊伏也。勿輕動。日中身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賊歸也。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勝啓讀之初。亦莫敢信。已而青黑雲起。其如基言。始以爲神。遂奉而破賊。取其城。友諒之行。省丞相胡廷瑞守南昌。使其部將鄭仁傑請降。有所要質。上難之。基從後倚所坐胡牀。上悟而許之。洪都下。前是基以母喪告歸。上固留不得行。至是復伸前請。始許。而以禮官館伴。聘祭踰等。基歸。至衝而苗軍叛。殺金華。括蒼守將胡大海。耿再成等。徇入洵洵。其將夏毅憂之甚。迎基入。一夕而定。基爲移書諸屬邑。俾固守。以俟邵平章之兵至。而悉誅諸叛將。基治葬。

畢輒爲人言。上神武必有天下。曩爾方氏不爲寶器。當且爲田  
橫而方氏數畏基。卑詞以幣來唁。基白之上。上使受而答之。因  
騰書宣上威德。方氏遂請降。上於軍國有所謀。輒馳使以書叩  
基。基事事條答。皆懸中俄驛召還。道建德而張士誠來寇。李右丞  
相文忠時爲帥。奮欲擊基。基使勿擊。曰。三日後必走走而尾之。可盡  
擒也。三日。基登城望口。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如故。且聞嚴鼓  
聲。莫敢發。基復趨之。至其所。則空壁矣。所留皆老弱。俘追而薄之。  
東陽悉獲其衆。基既還京。入謝。上從容問曰。吾欲取陳友諒。張  
士誠。而鯁生謂士誠密邇。且富而弱。宜先若爲我策之。基對曰。士  
誠自守虜耳。陳氏據上游。稱帝。此不宜久。蘊崇之取陳氏。士誠則

中物耳。會友諒復攻圍南昌。上遂率師逆擊之。大戰於彭蠡湖。雖小利而尚未決。俞通海以湖有深淺。舟若迴旋。不利戰。莫若入江。據賊上流。基請移軍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陳氏遂平。先是。一日與友諒鏖戰。基在御舟。忽躍起大呼。上亦驚起。回側。但見基雙手揮之。速呼曰。難星過。可更舟。上悟如其言。更之。坐未晌。舊舟已爲敵砲擊碎矣。而是時張中亦在師中。所謂鐵冠道人者。臨川人。其於破友諒筭尤神絕。他占驗亦稱是。愈於基國事。謀斷弗如也。初。上之授安豐也。基諫勿輕出。上不聽。及敗。呂珍移師圍廬州。三月不下。聞僞漢圍南昌。上謂諸將曰。爲一廬州而失江西。豈兵家之法耶。命解圍援南昌。及友諒敗死。上謂

文成慮當  
在此何不  
力爭

文成密計  
多不傳史  
稱曲逆六  
出奇計  
莫之知若  
相密謀則  
事後有不  
可測者

黑核

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京城空虛，順流而下，直搗建康，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圍南昌，此計之下者，不亡何待？乃知天命有所歸也。置太史令，秩正三品，基領之。時偽漢既平，上與基密謀取張士誠及平定南北次第。上時至基所，并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也。日中有黑子，基奏東南當失一大將，俄而叅軍胡深伐陳友定於建寧，敗沒。上方欲刑人，而基入見，亟語之，夢以頭有血而土傳之，故欲應之。基曰：頭上血，衆也。而傳以土，得衆且得土也。應在三日。上為停三日囚待之，而海寧降。上大悅，悉以所停囚付基，放歸里，熒惑守心，群下皆惴惴。以上且有誅僂，基密奏宜下書罪已以

回天意 上許之衆乃安大旱 上特命基諭滯獄兩決雨隨澍

時基最為 上所信嚮所言無不聽而中書叅政張杲寵相軋猶

時時念故元君欲為元弱明使人上書頌 上功德請及時娛樂

侈大宮闕以明得意 上出以示基基曰是欲為趙高也杲色動

心怨基乃使其腹心齊翼巖伺基陰事欲以中基而杲先坐事誅

司天臺災翼巖飛章告基專擅顧所評皆取上審肯行或有請而

報可者 上怒而詰翼巖等悉得其受杲指狀磔於市 上即位

擢御史中丞領太史令如故諸大典制封賞冊拜皆基與左丞相

李善長學士宋濂計定時處州七縣糧管加於宋歲額五升而

上獨令青田僅以五升為額曰令鄉里世世子孫須劉伯溫也時

知人與仲  
父等得相  
道

與仲父論  
鮑叔同文  
成終不爲  
相

左丞相善長貴盛，基獨每事與抗議，不相下。善長不能平也，而適以事見譴，憲使凌說因彈之。基爲上言李舊勳，且能輯和諸將。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且汝忠力足任此。基叩頭曰：爲巨室者棟必大，卽輕易棟而得小者，寧無爲室憂。上乃解一。日。上欲相中書左丞楊憲，以問基。基素與憲善，對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不以己與乃可。憲寧能無已也。問右丞汪廣洋何如，曰：此褊淺，殆甚于憲。參政胡惟庸何如，曰：此小憤，用之將債轅破犁矣。上曰：吾固難之。吾之相無逾先生。基曰：臣非不自知，第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恐孤陛下恩。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未見。

高皇亦終不相之何也

此與武度峻法同

其可也。其後憲以怙寵廣洋，以異懷惟庸，以大逆皆不良死，而會  
上幸鳳陽，基與左丞相居守，請於上，謂宋元以寬縱失國，今  
刑亂用重，必使紀綱肅而後惠政可施，乃飭諸道御史一切按劾，  
權倖無所避，而中書省都事李彬坐貪縱見法，丞相以彬省寮，且  
素驕之大，恚恨，伏上歸而訴基，盛夏方祈雨，僇人於壇壝之下，  
非所以奉承天意，上惜基持其章不下，而風基以病請告，就暨  
青田時，上再幸鳳陽，不能無畫繡意，欲建爲中都，而銳欲出塞，  
滅王保保，基瀕行，謂上中都曼衍，非天子居，王保保不可輕也，  
其後皆如基言，明年大封功臣，手詔敘基勲伐，召赴京師，命兼弘  
文館學士，已封其祖父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基爵，基曰：陛下乃

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誠，乃封基開國輔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勳級猶二品，而祿二伯五十石，僅得忠誠伯之半。又明年，復予告歸里，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民社者，潛入奏。基既歸，猶上章問起居，撰賀平蜀頌。上復優詔答之。又嘗爲手書問以天象，基條答言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基。又嘗

異書時務

爲上陳旣闕事，蓋旣括之間，有隙地曰淡洋，其南抵闕界曰三魁，爲嵯盜藪。方氏所由亂，基奏於其地立巡簡司以控扼之。其甯民弗便也，相率挾逃。戍之卒以叛，而大豪陰持其寘。基使子璉上書奏之，併請治郡縣豪滑吏，而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左丞攝相



事銜甚舊語會有旨逮豪猾吏惟庸乃使刑部劾基以涉洋地有王氣欲購為墓不得則創立司之說以窘其人致激變疏奏上

弗問復請逮其子璉又不問而第令移文使基知基乃馳入朝是

上不敢辯惟引咎自責而已亦不敢言歸惟庸俄代廣洋為右

丞相尋進左基乃大感曰吾安敢希言驗即驗如蒼生何遂怛怛

不樂以至屬疾惟庸覘上之念基息乃陽為好者以正月朔挾

醫來視疾基飲其藥再覺有物積胸中如拳石間以白上上亦

不信也又三月寒劇使問之知不能起乃為文以贈給驛舟護歸

青田亡何竟卒基且卒以生平所習天文秘書封授子璉曰服闋

亟上之母令後人習也既而遣御史至基家取諸書璉遵父命藏

石室御史至。悉取授之。從御史赴闕。述父遺命。上喜。欲官之。以未終制辭。又爲一書大畧勸。上以修德省刑。祈天永命。用寬猛宜若循環。然毋持一端。諸形勢要害之地。宜宿重兵。與京師形勢相絡。投其次子仲璚曰。惟庸方任事。上之無益。是不久必敗。敗則上思我。其時可密問也。先是。上嘗與基論用兵。謂基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將非其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成敗有精兵。不如良將。基對曰。臣蒙 聖上厚恩。得侍左右。每視妙筭。初謂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繇是知任將在上。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陛下常不拘古法而勝。此尤所難也。上曰。戰者謀也。因敵制勝。豈必泥于古哉。朕嘗親矢。

石觀戰陣之事。闔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通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或有言殺暹三十年未除者。基曰。若使我當國。掃除俗弊。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基爲人剛毅。有大節。慷慨敢言。遇天下利害。則義形於色。上察基誠。任以心膂。基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有緩亟。勇氣奮發。揣摩事計。多中策畫。立就外人莫測。上威嚴。惟基抗言不顧。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基密爲管抹得免。其於天文尤懸斷不爽。基家居飲酒奕棋。未嘗言功。初上禮重之。呼老先生。不名。又時謂人伯溫。吾子房也。然卒不以爲相。封拜亦輕。恩禮後亦漸薄。人以爲中惟庸間云。洪武十三年。上誅惟庸等。果復思基言。召其子璉。拜考功監丞。遷江西右

叅政蚤卒。二十三年召璉子薦復封誠愷伯。歲祿五百石。子世襲。二十五年卒。子法幼而璉弟仲璟奏基遺疏拜閣門使。遷谷王府長史。靖難師起。谷王開金川門降。而仲璟獨不屈。下獄。法亦停襲。法子樞孫曇。曾孫祿。至景泰中。思基功。授翰林五經博士。子憲前卒。孫瑜。至弘治中。晉授處州衛指揮使。正德中。追贈基太師。謚文成。嘉靖中。復封瑜伯爵。歲祿七百石。卒。子世延嗣。

太常氏曰。世咸以劉文成儼張文成。卽高皇亦謂爲吾之子房。

弁州獨以明哲少之。余嘗謂張文成叩而後應。迫而後起。苟可袖手不難。旁觀劉文成。知無不言。亦無不爲。卽處嫌怨。不復顧忌。其作用故相懸矣。張文成師道也。出世之學也。故其言曰。掉三寸舌。

爲帝者師劉文成臣道也。經世之學也。故其言曰：十年後有英主出，非我誰名世者？各有攸當焉。雖然，使張文成而不遇圯上老人，亦一劉文成而已。當時識者以魏玄成許之，良有見也。要之以爲其身，吾從張以爲其君，吾從劉乎？少以圯上之教濟之，身名其兩全矣。

解學士縉

解縉字大紳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幼穎悟絕人五歲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長老不能難也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論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太祖喜授縉禮部祠祭司主事縉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數召二人議論考其所學一日寓大庖西室論縉曰爾試舉今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上封事曰古云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臣

謂成王於是失言矣。歷觀載籍以來，固以進諫之臣爲善，亦未嘗以納諫之主爲非。唐虞君臣更相勸戒，更相推讓，光昭不窮，載爲盛美。昔人有諍魏微于唐太宗者，爲其錄前後諫章，以示起居郎褚遂良。雖未必然，借令有之，亦足垂世。臣主同休，停婚仆碑，臣竊謂太宗怒非其怒矣。陛下當同符堯舜，師表百王，豈宜下比太宗，則非臣之所願望也。臣願與臯陶比肩，不願與魏徵同列。則臣之感恩服義，懇切以爲言者，尤願。陛下毋自挾小，誠萬世一時也。陛下挺生南服，一統華夷，功高萬古，此赦勛也。得國之正，皆非漢唐宋所及。真所謂取天下於群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信布，徐定燕都市，不易肆女寵，外戚寺

人藩鎮之患銷融底定皆處之有法朕兆不萌不避聲色不爲游  
畋既皆遠過于漢宋又何謙遜于唐虞惟願陛下篤惇信之本  
加慎獨之學登臨若對之功益加不睹不聞之地無間雖處深宮  
之內亦如郊祀之時卽前日郊祀之敬繼今日存養之功推所以  
愛臣之心以愛天下推所以待臣之心以待萬物喜怒哀樂一聽  
于天理上下四旁一視而同仁以天地爲一體以天下爲一人今  
出惟行也不宜于數改刑期無刑也寧失于不經令數改則民疑  
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清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  
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陛下嘗教臣云世不絕賢豈億兆  
之衆果無一賢如古之人哉陛下嘗教臣云民不畏死奈何以



死懼之良由。陛下誠信之有間，而用刑之太繁也。好善而善不顯，惡而惡日滋者，善未必蒙福，而惡未必蒙禍也。嘗聞陛下震怒，鋤根剪蔓，誅其奸逆矣。未聞詔書褒一大善，賞延于世，復及其鄉尊榮奉恩，始終如一者也。或朝賞而暮戮，或忽罪而忽赦，施不測之辱，則有之矣。誠以陛下每多自悔之時，慨有無及之嘆，是非私意使然也。存養之功，須臾未加，密耳。是以有過不及也。陛下天性素嚴，或失于急，克伐怨欲，臣知陛下聖性所無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諸書，與所謂道德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于劉向，向之學不純，溺于妄誕，所取不經，且多戰國縱橫之論，壞人心術，莫此爲甚。韻府出元之陰氏，鄙猥細儒，學

孤識陋蠅集一時鬼園寒士抄緝穢蕪畧無可采。陛下若喜其  
便于簡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而隨其後。上沂唐  
虞夏商周孔之華與下及闕闕濂雜之作施根寔精明隨時類別  
以備勸戒刪其無益焚其謬妄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  
作之一端也歟。今六經缺而禮記出于漢儒躋駁尤甚宜及時刪  
改日御經筵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  
世以承唐虞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皋陶伊尹太公  
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下太學而孔子則自天子達于庶人通祀  
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下各祭於其鄉而魯  
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財以王爵而以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

代之因仍肇啓。天朝之文獻豈不盛哉。若夫配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非俗祭之可肆。官妓世人道之所爲。禁絕媾倂。俾於變之民。不遷於淫巧。易制寺閤。尊天子之貴。不近於刑人。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雖門戶掃除之役。命公卿子弟之賢。任諸侯王於衆職。定文任法。而加封待。待臣子於一體。示天下之爲公。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上木之功。勿起佈墾荒田。而因夷之地。勿貪釋老之業。驅之使復。下人倫。經咒之妄。火之俾絕。其欺誣。斷瑜迦之說。禁符式之利。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

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遽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伸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方向煞神。事甚無謂。孤虛宜忌。亦且不經。東行西行之論。天德月德之云。臣料唐虞之曆。必無此等之文。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而萬事皆隳。人君以不察爲明。帝德罔愆。則民志應而天命用休。人君惟以德爲政。陛下惓惓於畏天畏鬼神。而所謂畏民者。則未至也。孜孜於治民治強暴。而所以治心者。猶未至也。且燦盛之潔衣服之齊。修舉之時。儀文之備。此畏天畏鬼神之末事也。陛下豈誠以此爲足盡事天事鬼神之道哉。簿書之期。獄訟之斷。詔詰

之勤，鈞鉅之巧，此治民治強暴之支流也。豈真以此爲足以盡治民治強暴之術哉？古云：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惟一於敬，則心即天，祭不必資，而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而享無爲之治，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而鬼神合其吉凶矣。近年以來，臺綱不肅，果若人言，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勛勞，其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夫人自救過之不給，何暇劾人之過？人自以言爲諱，何能有諫諍之言？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未聞舉劾。但曰：除奸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而不知被赦之人疑上好諛，此輩皆市井小人趨媚勛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

鑿而鏡照之哉。何嘗真有一夫持法固爭。謂某不當罪。某當刑。如  
舜曰。殺之三。而皋陶曰。宥之三。哉。臣篤知陛下非輕天下之士者。  
皆此輩。無以稱塞淵衷也。然誰不願其父母妻子安榮哉。所以諫  
諍實難。禍愆不測。入人之罪。或謂無私。而出人之罪。必疑受賄。逢  
迎甚易。而或蒙褒。營謀甚難。而多得禍。禍不止於一身。刑必延乎  
親友。誰肯捨父母妻子。而批龍鱗。犯天怒哉。陛下進人不擇於  
賢否。授職不量於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奸  
朋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困於州  
縣。屈於下僚。孝廉人才。冥蹈替趨。而或佈於朝省。驟歷清華。椎埋  
隨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攝刀鋸。暮擁冠裳。左素筐篋。右綰組。

符別履之賤。哀繡黜義。負販之庸。輿馬赫奕。雖曰立賢。無方亦盡。枕恂有德。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詞。故有無錢工役。無盤纏之俚諺。鬪勝官人。沒商量之童謠。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黜陟無章。舉措乖方。八議之條。虛設五刑之律。無常天下。皆謂陛下任意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序禮講學。必有其地。有其時。先之以仁義。而後以法制。則庶乎磨之有漸。而行之有效。如影之隨形也。今也應故事。立虛文。善惡二字。蕪穢而莫之顧。長幼之民。掉臂而不

相揖，紀綱不立，節目無依，孰使然也。臣欲取古人治家之禮，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佈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率，將見作新於變，漸次時雍，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不可視爲迂濶，而不切當今之亟務也。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妙，百家神怪，誕妄恍惚，臣知陛下洞鑒之矣，然猶不免欲以愚弄天下，若所謂以神道設教者，臣謂必不然也。一統之與否，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懼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神孫，繼繼繩繩，所謂得其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請有所謂某仙某神，字佑國家者哉，且以傳國寶論之，瑤王從珂已焚之。



矣。屢求屢得，真偽莫明。假令真有之，則區區李斯之書，秦政之制，何足爲寶哉。周武之時，未有神仙符應，書之所載可見也已。而古今享國之長，未有如周者。神仙釋誕，謾恍惚，何足稽哉。地有盛衰，物有盈歎，而商稅之徵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奸黠得以侵欺，其歎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纒絲有稅，既稅于所產之地，又稅于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或疾病先喪，逃亡棄失，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里胥不爲，州縣不爲，理或贖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禪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又土田之高下不均，而起科之輕重無別，或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



連坐起於秦法。孛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唐虞之世。四凶之罪。止於流竄。故殛鯀而相禹。禹不以爲仇。舜不以爲嫌。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今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化原之所由係也。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欲易服色而定官名。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何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回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唱以禮。而合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致柔懦之徒。蕩無廉恥之節。擊踣曲拳於進退。下氣怡色而奔趨。一爲下官。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厲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

勵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勸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欲言固不止。此承命忖量，急於陳獻，所陳無次序，亦不暇組織成文，冀以將來取譽。惟陛下幸垂鑒焉。上覽之，喜縉少年有才志，封事留中。諸大臣皆忌縉，上顧稱縉奇才，兵部尚書沈潛忌縉，少年得上意，乞改縉御史，使違上。縉在臺，尚爲王國用，草諫書，雲韓國公爲詹徽所嫉，已又爲夏長文作劾都御史袁泰疏，泰構害張梟，怙勢恣橫，諸道欲糾之，無敢執筆爲章者。縉揮筆立就，歷詆其奸狀，泰切齒恨縉。縉又時時敢直言，竟坐深文得罪，且不測。上憐縉，慮其爲衆所傾，石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爾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猶父子。

汝歸且盡心於古人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大用爾未晚也賜之以  
錢又命縉修正元史誤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留中縉歸  
家八年上崩來奔喪有司劾縉母喪未葬父年九十違詔奔喪  
論河間衛吏建文元年詔入翰林待詔一日於官中披覽建文以  
來群臣所上封事千餘通命縉徧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  
靖難後召縉及黃淮立御榻左備顧問遂命居內閣未幾又召胡  
廣楊士奇金幼孜胡儼楊榮陞縉侍讀不數日陞縉侍讀學士士  
人並直文淵閣以縉爲首內閣與機務之名自此始永樂二年八  
月己丑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  
可有所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

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  
管此心爲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重修高廟寔錄充  
總裁官又修永樂大典古今列女傳諸書上寵縉信用賞賚輒  
與六卿等當是時儲位未定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  
建儲皆言高煦有扈從功上不謂然密以詢縉縉稱世子仁孝  
天下歸心以孽奪宗自古致亂上不應又頓首曰好聖孫上  
曰已喻逾年册世子爲太子進縉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初  
議頗泄丘福等謗縉泄禁中語高煦大恨欲殺縉未幾用兵交趾  
縉力言交趾古羈縻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得其地不足郡縣  
上遂疎縉出爲廣西叅議李至剛劾縉怨望改交趾永樂八年入

余州考漢  
謂解以高  
學古不  
性古又  
之直以備  
然然與  
傳不同

奏事南京會 上北征見東宮辭去高煦密疏言縉職 上出塞  
遠觀儲君徑歸無人臣禮 上怒逮縉并至剛下詔獄十三年正  
月縉卒獄中籍其家妻子徙遼東至剛不死 仁宗時以宮臣得  
為叅政尋亦謫遠郡初 成祖寵信縉手書倚任大臣十人蹇義  
等名授縉曰汝疏其人品十人者皆與縉厚善縉具定封對義天  
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有量不能遠小人劉雋雖有才幹  
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附勢雖才不端  
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法好惡頗端宋理嬾直而  
苛人怨不恤陳洽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儉之心  
奏上 成祖以示東宮曰至剛朕已洞燭徐驗之東宮因問縉

建文君所用人何如對曰此皆洪武中人才事已往不足論又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東宮卽位出縉奏示楊士奇曰今人率謂縉狂士觀所論評皆有定見也赦妻子還鄉官其子中書舍人正統元年又盡還其沒產縉結髮讀書留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蚤遇聖明名動天下晚罹讒毒中道天闕不盡其用其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爲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謂其汎愛者終不爲變襟宇湖畧不屑意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離野夫稚子皆樂觀之求文翰者日輻輳卒與之無勅恣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霖豈擇地而施哉文雄勁奇古



其封事似  
陸宣公

新意叠出敘事高處。通司馬子長碑。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  
教學者。恒曰。寧爲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絕。行草皆佳。  
太常氏曰。解學士。今之賈太傅也。雖其文或不及治安。而不恤忌  
諱。切中時弊。則不可以優劣論也。至其力定儲位。破丘福等之謀。  
評薦人才。灼寒義等之品。定方定見。卓然不群。俾得盡其猷。爲豈  
當在文貞諸人下也。奈何。高皇女皇之聖主。以學士之所承  
之知眷。卒不免抑鬱以死。其憐甚于賈生。大學所以深恨於妨賢  
病國之徒。而放流遊逐之必亟。有以也。雖然。少年而不善用其才。  
則兩君皆不能無過矣。

楊文貞士奇

楊士奇初名遇，以字行。江西泰和人。蚤孤，力學。年十三，通舉業，爲鄉里師。有胤生，攜書數冊過館，下色悽甚。士奇問故，云有老母不能養也。士奇曰：嗟乎！人孰無母？亟分徒十五與生，弱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重士奇，令攝琴江教事。琴江令亦儒者，重士奇。士奇道令平恕，邑有冤囚，士奇爲令言得解，囚懷金謝。士奇曰：吾以教爲職，縣官事吾安所預聞？辭不受。已而遊楚中，鱣鄂渚，登黃鶴樓，與蔣立恭遊。恍然有幽人貞士之志。楚人皆向慕。諸楚中吏爭欲薦之士奇，輒辭。建文初，王叔英見而奇之，曰：此王佐才也。薦於朝，徵授教職。時年三十六，未任。會修高皇帝實錄，留翰林充編纂官。

方孝孺亟稱之，奏爲副總裁，仍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統  
奏士奇第一，除吳府審理副明日，復召入翰林，靖難後，改編修入  
直，時初設內閣於東角門，卽令同解縉等入直，陞侍讀，士奇有經  
濟才，庸簡寡慾，文學蘊籍，上嘗諭之曰：朕知汝文學，親擢至此，  
汝但盡心，勿自疑畏，士奇感，上知遇蚤，夜盡職，永樂二年，仁  
宗爲皇太子，以士奇兼左中允，一日，文華殿當講大學，士奇呈講  
義於上，前覽畢，上曰：先儒謂堯典克明俊德一章，一部大學  
皆具，士奇因奏：二帝三王所以修諸身，施之國家，天下皆大學之  
道，上復曰：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講說之際，必以前古爲証，  
庶幾易入，侍讀王達講易乾九四，舉儲二爲說，皇太子疑其言，問

士奇對曰：此宋儒胡瑗說也。曰：與常人言，亦舉此說乎？對曰：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聖賢有聖賢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王昭素嘗爲宋太祖言之矣。講臣非有據，豈敢妄出意見哉？皇太孫勤於學問，上命吏部翰林舉老成正大儒者侍講讀。士奇與蹇義舉。僕智士奇曰：僕智明道理，執守正精神不衰。老成正大廷臣未見其比者。上聞之喜曰：智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向言元正日，令免賀。朕知之，可謂得人矣。饒人朱季友獻所著書，詆宋儒。士奇請燬季友書。上勅行禁錮季友。至饒大會，潘某郡縣吏民，楚季友盡燬其家所著書。五年，廣東布政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貨諸物，將以饋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上閱視，無士奇名。

獨召士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對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赴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饋。臣不與名者。以當時病未有作。不然亦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知。且物甚微。當無他意。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無所問。本年陞左春坊左諭德。仍兼侍講。禮部尚書鄭賜爲侍郎。趙珰所間。憂鬱成疾。勉強奉職。如平時。忽以卒告。上疑其自盡。召翰林諸臣問之。衆未及對。士奇進曰。

臣觀賜病數日。但未敢卽安。昨晚同立右順門下。賜忽仆地。旁人怪賜無神氣。臣遽命其屬官掖出午門下。上問士奇言曰。微臣言幾誤疑賜。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命工部與棺。禮部往祭之。去年冬。以巡狩北京。詔告天下。命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尚書

虛受大臣  
所最難

觀之兵部尚書鄭僞私語士奇曰請以有字易白字士奇善之。議謂二義不相違。且上旣稱善不必易。士奇對曰國家大體。當用僞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由是益屬意用之。明年車駕巡狩北京。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職輔導。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士奇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唯據理而行。皇太子聞而笑曰此兩言皆是然。皇太子知士奇誠篤。惟其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時。東宮專意文字。因覽文章正宗。稱真德秀學術純正。此書有益學者。士奇對曰德秀所著大學衍義爲君者不可不知。爲臣者不可不知。君臣不觀大學

衍義爲治皆苟而已。又閱歐陽修文集，喜其奏議懇切，命贊善陳濟較正。因諭士奇曰：廡陵有君子，汝其勉之。春坊贊善王汝玉每以詩法進。皇太子以問士奇，對曰：詩以言志，明良喜起之歌，南薰之詩，可見舜之志；漢高祖大風，唐太宗雪恥，酌百王除鬼，報千古之作，所尚者伯力，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志氣已衰，若隋煬陳後主，皆淫靡不足道。殿下明經講道之外，娛意文字，兩漢詔令，皆有可觀，非但文字高古，亦可裨益治道。詩非所亟也。皇太子曰：儒者亦作詩否？士奇曰：儒者固皆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有德行之儒，有經濟之儒，專意詞章，君子謂之俗儒，人主尤當辨於此。九年，上還南京，一日退朝，召士奇問曰：汝輔東宮，果何如？士

奇以孝敬對。上使言其實。對曰：凡有事宗廟祭器皆親閱。去年將時享，頭風作，醫言當汗。殿下曰：汗即不敢蒞祭，左右請遣人代斥之曰：上以命我又可遣人代乎？遂親祭，祭畢汗徧體，無藥疾自愈。每進御用物皆躬閱封識，進行不輕信下人。車駕北征，殿下不敢寧居，恒日中身始食，駕還而後能安。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且殿下天資高邁，或有過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速改，又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陛下付託之重。上悅。十二年元旦日食，請罷朝賀，時議有不同。士奇援宋仁宗之悔，力言之，得免。秋，上北征還，以皇太子所遣使迎車駕，綏書奏失辭，怒曰：此輔導者之罪也。士奇至，上親



問東宮事，士奇叩頭言：「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違，皆臣等之罪。下士奇錦衣衛領繫，尋宥之。初，高煦受封，開國雲南，以不欲違去，辭改命青州，亦堅意不行。常侍上北京，懇還南京。十四年，上在北京，聞其有異志，召問隆平侯信，還京。又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問士奇，士奇對曰：「臣與義事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北征，惟欲留守南，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蚤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永世之利。」上默然，削庶人兩護衛，處之樂安州。至冬，周王楚王來朝，謁孝陵。上命東宮皇太子太孫及諸王陪謁，問翰林諸臣拜位當何如。衆疑未有言，士奇對曰：「二王尊屬，當分。」

列在前。東宮稍後居。中皇太孫又後亦居中。諸皇孫分列兩旁。上出片楮所書位次。與士奇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授筆命士奇足之。既行禮少頃。上遂以宸翰與士奇。至今存焉。是年上歷代名臣奏議。十五年東宮令士奇爲周易直指。置齋閣中。二十年秋。上北征還。又下士奇錦衣衛煩繫。逾旬釋。士奇事長陵久。歷陞翰林學士。改左春坊大學士。二十二年。大行訃至京師。皇太子卽遣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時京兵皆隨征。城中空虛。慮終終爲變。太孫瀕行。請印識。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亟。新製則不及。士奇對曰。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太孫。歸卽納上。皇太子卽取授太孫。既行。皇太子謂士奇曰。

汝此說事雖出於從權亦事機之會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  
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且曰朝廷事卿與寒義當  
究心吾重用卿二人也士奇曰 殿下卽位事無大小皆當盡公  
此收拾人心之機也恩之所及必先扈從征行之臣漢文卽位首  
進宋昌史以爲貶臣二人不應先及禮部尚書呂震言於上曰今  
喪服已踰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太宗皇帝遺命倣漢制以日易  
月釋衰從吉服烏紗冠素服黑角帶臨朝 上命廷臣議士奇以  
爲不可黃淮亦與士奇合震詞色奮然寒義從旁解之請兼取二  
說具奏 上宜服素衣冠黑角帶群臣皆從君服報可明且 上  
素冠麻衣絰出視朝文臣惟學士武臣惟英國公如上所服文武

群臣之服皆從義等所定。朝退召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云皆汝等議定，然後奏聞。吾時已疑其非，但聽臣下易之，稔宮在殞。吾豈忍易聞？士奇有言：始知其妄，士奇所執是。因歎曰：張輔知禮，六卿乃有不及。又顧義曰：汝所執，東亦未當。然不必再以語人。群臣聽從其便。陞禮部左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入謝，首言：北京山東歲賦粟八十萬，爲香炭，得無與寬詔戾。上立減之。洪熙元年，先是禮部尚書呂震請於上曰：陛下初登大寶，天下文武之臣及海外諸國皆來朝，宜受賀作樂，如大朝之儀。不從。次日震圍請之士奇與楊榮、金幼孜、黃淮進曰：陛下言是。上曰：山陵甫畢，事忍遽卽吉。明日亦不欲出見群臣。震曰：四方萬國之人，違朝

新主皆欲一睹天顏。固聖孝誠至，亦宜勉循下情。上顧士奇四人曰：禮過矣。對曰：誠如聖諭，必欲俯循輿情，亦不宜備禮。上從之。加少保、兵部尚書。三俸並給。士奇辭兵部尚書，不聽。辭尚書俸，既而又賜之田。士奇亦力辭而止。賜天元玉曆賦，尋加少傅。上御右順門，諭士奇曰：近日覺得群臣意思多好朕，或乘快意發落。事有過處，朝退思之，方自悔而外間已進文字來，甚愜朕心。士奇對曰：宋臣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舍。止曰：然。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朕恒存此心。間群臣所言有拂意者，朕退必自思，或朕言有失，亦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聖人。上曰：朕有不善，患未知耳。知之不難於改。

此卿所知也。一日，上出章示諸大臣，言海內治平者，諸臣皆以爲然。士奇對曰：「陛下恩澤雖已覃敷，流徙未歸，瘡痍未服，人尚艱食，更須二三年休息，庶幾人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曩與卿輩繩愆糾謬，銀章惟士奇封入五疏，豈朝政無失，生民果安乎？諸大臣皆頓首有慚色。上監國時，御史舒仲成嘗以事忤旨，後已陞爲湖廣副使矣。尚書定義因以他事奏仲成，卽命都察院逮治之。士奇上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陛下卽位皆宥之，今追理仲成，卽詔書不信。漢景帝爲太子，召衛綰不赴，卽位用綰前史贖之。上喜，卽罷治仲成，賜士奇米及鈔幣，且降勅獎諭。上卽位以來，大理少卿戈謙數言事，免謙朝，群臣恐懼久之，無

復敢言事者士奇又進言。陛下有詔求言言不當者不罪。今

謙因言取咎。朝臣皆以爲戒。且四方朝覲之臣咸在。豈能盡知謙  
過失。若傳之遠人。將謂朝廷不能容直言。上惕然曰。朕非怒謙

言事。其言自有過實者。卿可以朕心諭衆人。士奇曰。此非臣言所  
能使之信。當以璽書開諭可也。上遂命士奇書勅引過。而待謙

如初。因召謙爲副都御史。大理知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宜密奏。  
不當朝班對衆爲責。恩又言其少卿楊時習先導之。而謙不從。  
遂降謙爲大理少卿。而選時習爲卿。尋以士奇力言不可。復謙大  
理卿。而改時習爲交趾按使。時天下方面大臣及郡有司皆來朝。  
京師兵部尚書李慶言於上曰。民間馬畜蕃已散之軍伍。尚餘數

平請令朝覲官領之。少蘇民力。正官領牡馬。佐貳官領牝馬。太僕寺苑馬寺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士奇謂慶不可。慶忿不納。士奇獨奏曰。朝廷選賢任官。今乃使養馬而課責與民同。豈貴賢賤賈之意乎。明日復奏曰。必行此令於天下。賢者誰復肯仕。蓋虧損一馬。則必賠償破家產。累子孫。朝廷可負此名於天下後世乎。

上許出內批。罷其事。不報。明日士奇又言。兵部已督朝覲官領馬。所領多駒。而人脆弱。不能控制。立跡其奔逸。號泣於道。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仕。亦無志於學問矣。此令之失。非小也。上曰。君偶忘之。當即批出。不報。是午刻。上御思善門。召士奇諭曰。內批豈真忘之。朕聞李慶及霍瑩急脚。朕念卿孤立。恐爲衆所傷。不

君臣之交  
一至于此



後以卿言而罷。今有名矣。出一章。乃陝西按察司陳智言。甯馬不  
便命士奇據此草勅。止散馬。士奇頓首言。陛下知臣臣不孤矣。  
但馬已領者甯何如。上曰。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例。不責主  
息虧損。不責價未給者。止勿給。復謂士奇曰。繼今令有不便。唯密  
與朕言。李慶輩不識大體。不足與言。上實曲爲調劑。以和輯之。  
得安其位者。上方也。上坐西角門。召士奇等。令草詔。悉免今年  
夏稅及秋糧之半。官買物料一切停罷。士奇對曰。皇上俯恤民  
窮。誠出聖仁。若斯事。亦可令工部戶部與聞。上曰。始徐之。拯民  
之窮。當如救焚拯溺。不可遲疑。有司慮國用不足。必挾不決之意。  
卿等姑勿言。命中官具楮筆。令士奇等就西角樓書詔。上覽畢。

卽命用璽已遣使賫行。上顧士奇曰：汝今可語戶部工部，朕悉

免之矣。四年，蹇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侍。上問昨夜星變見否，

對曰：未見。上慘然曰：昨觀紫微垣有事甚亟，此天命也。嘆息而

起。又明日，召士奇及蹇義論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

危，吾三人共之。賴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三人亦流涕慰。

上上曰：卽吾不幸後，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賜士奇、楊貞一

印、閱月。上崩，景陵卽位，上奇首定南北取士法，會試南十六北

十四，後又各減五名爲中卷。先是仁宗旣有此議矣，至是乃定。宣

德初，漢庶人反，上親征，擒庶人，師還，陳山迎上，乞移師，彰德、襲

趙王。上召楊榮及蹇義、夏原吉諭之，三人皆請從山言。榮謂宜

正論

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上頷之，命榮傳旨令士奇草勅。士奇不可，曰：「事須有定，天地鬼神豈可欺乎？」且勅旨以何爲辭。榮厲聲曰：「汝可阻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責所繫漠府人狀云：「與趙遠謀，何患無詞？」士奇曰：「錦衣衛責狀，何以服人心？」因謂榮、義及原吉曰：「太宗皇帝惟三子，今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無罪者，當厚待之，有疑則謹防之，亦可無疑，庶幾仰慰皇祖在天之靈矣。」時惟楊溥意與士奇合。溥曰：「吾二人請見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門者不納，不得入。義乃以士奇言白上，上竟不懌，亦不復言移兵。遂還京，自是道中有顧問，惟召榮及義、原吉，不復召士奇及溥。上至京，始思士奇言。」

召賜金幣不復及彰德事。然言者猶喋喋，請盡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上皆不聽，乃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何如對曰：今日宗室惟趙王最親，當思保全之，毋惑群言。」上曰：「吾亦思之。」皇考與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之之道，乃封群臣言，遣袁容及劉觀齋以示之。士奇曰：「更得璽書親諭尤善。」上從之。容等至，趙王大喜曰：「吾生矣。」即獻護衛上表謝恩而言始息。上宮中覽黃福言，漕事便宜，喜福有經畧，卹民隱，出其章示士奇曰：「福言智慮深遠，可行。」六卿中誰倫，對曰：「福受知。」太祖最先大用，正直明果，一志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福者。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洞察及得交趾，命總漕。

奈何文貞  
亦畏其正  
直

憲安新附具有成法才德兼備有大臣體諸卿輔不及福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出入與馬騶從揚勳福四朝舊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士奇曰南京根本重地先帝以儲宮監國今宜用福南京福老成忠直緩急可倚上曰然明且遂命吏部改南京戶部尚書明年兼掌南京兵部當時諸大臣多依違承順福持正不阿以故去南京二年安南反黎利矯稱陳氏有孫嵩在乞立嵩上密示張輔輔曰此利誘詞當益發兵誅此賊輔退又召問蹇夏皆對曰利不可信祖宗疆土不可棄蹇夏退又召諭士奇及楊榮曰輔義原吉云云榮對曰發兵之說必不可從

趙潘事二  
楊不嫌異  
安南事二  
楊不嫌同  
皆以國是  
爲心也

不若因其請而立之，可轉禍爲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於交趾之役極矣，此皆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罷棄珠崖，前史以爲榮何謂示弱，臣侍仁宗久，聖心數數追憾此，願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朕意。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賜二人飲，明日出利表示廷臣，遂赦交趾，擇人使之，召諸大臣入議，舉義方薦伏伯安。上顧夏原吉云：何對曰：不可。曰：伯安有口才，辭臣不及。上又顧士奇云：何對曰：伯安有穢行，無學。上諭朝臣：食

濁奈何。士奇對曰：貪風始於永樂末，今更甚。上問何故。對曰：十五六年後，文帝數疾不視朝，扈從之臣請托賄賂，公行無忌。仁宗嘗諭群臣，惟吏部侍郎師逵、廉楊榮曰：當是時，惟方賓有貪名。上卽顧楊榮問：今日貪者誰甚。對曰：莫甚劉觀。士奇曰：風憲所以儆肅百僚，憲長如此，則不肖御史倣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則不肖有司皆倣之。上撫掌笑曰：除惡務本，觀去誰代觀者。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楊榮亦稱之，遂以顧佐爲右都御史。詳見顧傳。五年春，上御齋宮，召士奇諭曰：吾欲下一寬恤之令，今獨與爾商之。然吾未能悉知汝當効忠益，遂命內侍具楮筆。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首事。聞民

間虧欠膏馬驢騾所司追償甚迫民計無出亦甚艱難部官坐視  
而不言對曰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  
而不顧民心之難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非止此  
兩事。上曰汝所知具言之對曰百姓積負薪芻及採買諸物所  
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一而租額皆重編民困  
乏蘇州尤甚戶部固執不與除豁細民多有委棄逃徙者此當速  
與減除部符下郡縣採辦買辦諸物但一槩派徵更不問出產與  
否非出產處百姓數十倍買納該部只當派於產有之處不許一  
槩混派苦民年來刑獄寬濫者感召災傷恐由於此請戒飭法司  
教用平恕務求情實令工匠之弊尤多四方每戶不問幾丁悉徵



在京役於公者十不一二。餘皆爲所管之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盈路。當命官察治，及分割戶下之半放回。單丁皆免。老弱無丁者除其籍。上嘆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清察奸弊。有忝厚祿矣。爾所陳有益於朕，有益於民，此皆應行。命卽草勅，明且頒行。詔下，民大悅。是歲清明，上奉太后詣陵，召見士奇等。太后曰：皇帝數言卿等忠勤，今天下清寧，民生無事，固祖宗福佑國家，亦惟卿等贊翊之功。賜以酒肴，及白金文綺。後還京，士奇嘗獨對。上曰：日者，汝等請太后退。太后爲汝言先帝曩在官時，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能記憶，其間才學優劣，任事不任事，皆有譏評。言汝能持正，不避忤意，每議事先帝數不

得大臣體  
與劉文成  
同

穆德竟從汝言以不敗事有一二事失先帝甚悔不從汝言又諭  
朕死正直之言爾不可以爲迂而不從謹之謹之士奇對曰此  
皇太后盛德之言也願陛下念之是夏上立文華門召士奇  
屏左右言張瑛嘗言楊榮畜馬甚富今察之皆邊將醜榮榮大負  
朕對曰榮屢從文皇北征典兵馬以故接諸將今內閣臣知邊將  
才否塞阨險易遠近及虜情順逆臣等皆不及榮遠甚上笑曰  
朕初卽位榮數短汝非義原吉汝去內閣久矣汝願爲榮地耶頌  
首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使改過六年秋上頗微行夜  
幸從四衛至士奇家止出門上已入門立庭中士奇悚懼伏地  
言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自輕擾擾塵埃昏昧中誰識至

事甚。有驚。變起倉卒。何以備之。上笑曰。思見卿一言。故來  
耳。遂屏左右。語既竟。士奇叩頭曰。事駕今夕出外。明日必有知者。  
萬萬自此慎。出事變不測。當慮也。明旦遣太監弘問曷不謝。對曰。  
某。昨夜出。愚臣迄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天  
下平寧。上特一微行。何足慮。竟不微行乎。對曰。陛下恩澤豈  
能備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鐵  
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駕至玉泉寺。挾弓矢伏道傍。林  
莽中作亂。捕盜較尉變服如盜入。盜不疑。以謀告。遂爲所獲。上  
嘆曰。士奇言不虛。道欲賜金綺。明日士奇入謝。上曰。愛朕莫如  
汝。蓋先是嘗前以天下太平勸。上微行。生日得賜鈔馬。故有是

言七年。上召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汝南齋宮。論寬恤事宜。兩闕歲矣。民事不又有可卹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聖恩已下。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還追徵。小民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爲說。上曰：今再下勅。寬卹舉此爲第一。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放違。上復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卹者。士奇以處逃民。寬漁課。黜貪暴。廣言路。數事爲對。又言在兩郡守。皆是要職。吏部注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宜令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年來吏員太繁。

更不費力

多有昏愚宜考選用之。軍民中有文學才行。智謀勇幹者。亦宜察舉。極刑之家有賢子。宜行選用。上曰。此事皆可書勅頒下矣。士奇復曰。臣愚一人聞見不廣。更願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聖澤。上曰。不可多令人知。恐勅諭未下。事已徧傳播於下矣。胡濙謹厚。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來。於是士奇退回。濙議增數事進呈。上允之。上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侍。近十年。上不豫時。皇太子方九歲。內議有欲立長君之說。於是浮言廢。士奇揚榮。英國公張輔入視。障畢。與請見。皇太子即叩頭呼萬歲。群臣亦隨呼萬歲。浮議乃息。皇太子即位。或請。皇太后垂簾聽政。不許。上乃詔朝廷大事。曰。於。太后然。後行。委任士

奇士奇乞屯田以省漕運。又乞開經筵。選簡侍從。加少師。時有言方面及府州正官專用保舉。卽是恩出於下。倣如洪武永樂故事。皆令吏部選除。上命內閣議之。楊士奇等上疏言。宣德七年以前。藩憲二司及府州正官。多不得人。百姓受害。是以宣宗皇帝勅令大臣保舉。自茲以往。多得其人。間有一二非才。蓋緣主審察不至。亦或寔是徇私。所司不行糾舉。以致如此。昔唐太宗力行仁義。命在京三品以上。官舉郡守。縣令。後來致太平。斗米三錢之效。近年有等京官無人保舉。造爲謗語。專欲墮壞先帝良法。伏望聖斷。只依先皇帝勅旨而行。但所舉之人。後有贓犯。必須明正舉主之罪。則人知謹畏。不敢濫舉官。必得人矣。詔從其議。冬。士奇

小人言及  
此等事即  
以為迂闊  
一為之亦  
此實安  
民之本也

等上言堯湯之世不免水旱而堯湯之民皆不至甚病者有備故也。我太宗皇帝篤意養民其備荒皆有定制。悉出官鈔糴穀。各於四鄉置倉貯之。以時散歛。又用其地宜開浚坡塘。修築圩岸。開壩以備水旱。小大之民各安其業。此萬世之利也。歷歲既久。奸弊日滋。豪猾侵漁穀盡倉毀。凡諸水利亦多湮廢。或被占奪。稍遇災凶。民無所賴。風憲不舉。守令漫不究心事。雖若緩所係甚切。請令戶部擇選京官廉幹者。往督有司。凡豐稔州縣各出庫物平糴儲以備荒。陂塘開壩皆令修復。具實奏聞。郡縣官滿以此舉廢為殿最。風憲官巡歷各務稽考。仍有欺蔽怠廢者。具奏罪之。庶幾官有實績。歲荒人民不至狼狽。耕農無旱潦之虞。仁政所施無切於此。

時遣御史清軍。士奇上言。今遣御史清軍。有以陝西山東山西河南北直隸之人。往南方極邊補伍者。有以江浙閩廣川湖之人。往北邊補伍者。其水土不相習。北人苦於瘴癘。南人苦於饑寒。多致死亡。深爲可憫。又西北二邊。亟於防守。而所任勇壯之人。乃發戍南方。自今邊卒清解者。宜從南北所宜。庶幾人宜水土。兵政有備。詔廷臣議行之。時兵部侍郎鄭瑩掌部事。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正統四年。乞致仕。不允。與重書。展墓。過歸。數年間。災變頻仍。每切修省。蠲逋。慎獄。休養。民生。又能嚴覈百司。推薦才傑。公卿藩臬。頗稱得人。上亦高拱九重。不事巡幸。南北供億。十減三四。奄振上畏。母后下憚。士奇雖欲侍權。



稍自飲職六年，薨。川蠻不馴，當道有貪功者，希擬意至征之。士奇事之不省，命王發為總督，而以刑部郎中楊寧察之。士奇因贈詩，有懷忿忽遺圖之句，蓋賦此以見志也。其後師竟無功，為南方之大病。初，胡后賢，以無罪廢為仙姑。是年哭痛。張太皇太后而祖。

孫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儀。時士奇臥病，命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後禮殮，葬景陵。眾曰：此非內中所欲。士奇遂面壁不對。惟自後世罵名，諸臣畏。太后議以備御禮葬，言雖不行，多直之。八年，子穰坐事逮繫，給事中廖莊等御史陳貞幹等劾士奇不能教子齊家，何以服人事。上上優旨留用。九年，士奇不自愛，英宗賜之寶書曰：卿歷事祖宗，實維簡在，朕繼統，啓沃弼贊，勞尤多。

卿子既乖家訓，于國紀朕不敢私。卿其以禮自處，上奇感泣。積憂遂不起。卒年八十。贈太師，謚文貞。士奇文在朝廷，處嚴密之地，言動以理，不苟異同，亦不惑於利害。惟以忠誠結主，屢進密疏。所言周王求祭等事，與啓太后命史官修建文一朝實錄及苑收方孝孺片言一字之禁之類，雖事祕不傳，人知其爲能言者。又存心忠厚，意於爲善。自布衣時，篤念職屬，周恤急難，取舍行義，卓卓爲人稱道。爲相識大體，嘗曰：大臣以薦賢爲本，然全才難得。故所薦引取其長，不求其備。常扶君子而抑小人。群臣有譁毀非擊者，必盡誠爲之伸解。有恣肆貪邪不悛者，必正言其不可用。三朝史事皆任總裁。是是非非，悉徵諸寔。每語同列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

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所著。有沙溪稿。石臺稿。文籍志。法書志。東里集。三朝聖諭錄。

太常氏曰。時有常變。道實因之。人有處常遇變。才實因之。御變之道。不可以處常。猶之處常之道。不可以御變也。然人知御變之才之難也。而不知處常之才尤細且密也。不可以喜事之心。生事不可以無足爲之心。弛事。蓋保泰之道固然矣。文貞當治平之世事。聖哲之主。居論思之職。孳孳汲汲。將美弼違。惟日不足。若釋趙藩之深疑。定少主之浮議。皆以無事處事。未嘗有纖芥功名之念。其他雖瑣尾細務。皆盡言力諍。不得不已。泰之訟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文貞有焉。其錫福于當時。真元吉之祉。天下猶不盡。

見也。其亦我明之元臣歟。其次則李文達、劉文靖稍近之。  
又曰：傳稱文貞忠誠結主。嗟夫！此古今相臣第一義也。世未有君  
相不同心而能措天下於治平。又未有不以忠誠結主而能使君  
臣同心者。或曰：文貞所遇皆聖主。不難於相結。庸君世主。納約其  
難乎。余觀易臨之之復曰：咸臨。无不利。象曰：未順命也。夫所謂結  
主者。豈以諂媚為言哉。其說在顏閔之傳。太子矣。惟庸君世主而  
能結之。斯為貴術。

楊文敏榮

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閩建安人、方爲諸生、嘗與同門講學、或論古之名相、皆嘆謂不可及、榮徐曰、皐、夔、伊、周、或不可及、如其他、未  
有不可學而至也、知者謂公器識見矣、建文二年進士爲翰林編  
修、靖難後、兵初入城、榮迎見馬首曰、殿下始入城、當先入朝乎、  
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遽從之、旣而召榮、謂非若言、幾誤、乃事  
由是寵遇、遂隆、旣而召七人入內閣、榮年少、最警敏、上爲更名、  
榮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亟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惟榮赴命、  
上不懌、示以奏曰、汝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採榮曰、不  
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

虜性實不  
便火處內  
地

已退。但勅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防可矣。不必遣兵重爲煩  
擾也。上頗回顏曰。待明日與諸臣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  
上召榮以書示之。曰。何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又告鄉民嘯聚先  
遣行人撫諭。又遣都督韓觀宜有勞勅。榮讀章曰。計發奏時觀尚  
在途。奏言嘯聚者已復業。觀不得論功。上從榮言。當是時內艱  
初平。危疑未戢。榮內承顧問。外酬政務。稽纂文事。日無虛晷。進修  
撰數月。陞侍講。永樂元年歸省。二年。七人侍。上勞曰。天下事朕  
與卿等相商確。非若六卿分理。並賜三品服。榮每召侍終日。隨問  
隨對。無不稱旨。而事皆合宜。時人多謂其警敏不可及。榮聞之笑  
曰。吾何警敏逾人哉。所以若是者。由熟思審處之有素。而自盡其

忠誠耳。又嘗言人須有膽量。而後克負重任。然非志行正大。則不能稱其浩氣也。立太子。兼論德。尋轉庶子。分直講經史。五年。經畧甘肅邊。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休戚。閱城堡虛實。秋七月。回京。奏對武英殿。上大悅。六年六月。聞父訃。告歸。命馳傳以往。既襄事。乃料簡鄉黨。平日有假貸錢穀。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弗能舉者。悉爲葬之。孤弱不能存。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剖已業畀之。詔奪情起復。抵京。未閱月。命榮等輔導。皇長孫。俄內艱。會北巡。又起復。七年。榮及胡廣。金幼孜。扈行甘肅。總兵官。何福言。脫脫不花來歸。榮復至甘肅。受降。還復命。仍持節至亦集。乃軍中封福寧。遠侯。盛陳饋遺。一無所取。上寧夏邊務十事。八年。

春從征本雅失里三月車駕蚤發凌霄峯榮與學士胡廣諭德金  
幼孜刑部金純四人失道成祖命中官二人傳令追尋得之時已  
昏黑中官疾馳去榮等復迷入窮谷中幼孜墜馬胡廣金純不顧  
而去榮下馬爲整鞍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榮卽以所乘  
馬讓之自乘孱馬從夜至日登高陟險不憚疲勞翌日出山望見  
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成祖大喜慰問良久嘉榮之義  
復笑語金幼孜曰此中多狼汝非楊榮詎能免乎榮謝曰僚友之  
分誼所當然成祖曰胡廣豈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五月車  
駕至驢駒河賜名飲馬河至是稍逼賊境駐蹕河上親選勇士三  
百人專令衛護不以隸諸將特命榮掌之胡冠平班師軍士乏食



榮力請召乏食者赴中軍。以御膳所儲糧鈔散與之。且下令軍中。凡糧鈔多者許假貸。回京倍耐其值。由是獲全者衆。九年春始得奔母喪。中使護行。北還侍學。皇孫榮每進講罷。必從容以正心務德親賢去邪尚儉戒逸之言進。深見嘉納。或訪以政務必陳其切要及先後緩急施行之序。皆懇切無少避忌。諸皇孫多所進益。皇太子每稱榮忠直。而兩坊僚屬亦莫不推服焉。十年守臣朱瑋言老的罕叛去。赤蒙古將爲邊患。上命榮至陝西會豐城侯彬議進兵方略。是冬還。言出嘉峪關千里險阨乏水草。餉道弗能通。又洹寒。士馬疲瘠。不可輒用兵。罷中國彼小醜當自來歸。不足動大軍。上從榮言。未幾老的罕復歸。十一年從巡北京。明

年從征瓦剌時，皇長孫侍行。上令榮三人暇卽侍。皇長孫講析治理，榮每遇駐營，伺閒進講。皇太孫甚嘉之。四月，駐蹕興和，以尚寶司乏人，命榮兼掌其事。凡出號令與宣傳之事，勅旨旗牌，不得榮奏，允不敢發。師次大石鎮，晚涼，文皇帝坐御幄中，召問足食足兵之策。榮對曰：宜慎擇將，竭力屯田，將得人則撫馭有方，軍士安則耕不違時，不患食不足，兵不精矣。文皇帝是其言。既而，上破虜于殺胡鎮，餘虜號哭宵遁。榮言軍士久勞，請釋虜罪，詔班師。十四年，陞翰林學士兼庶子。十五年，從巡北京，時召問民情，榮悉以實對。十六年，掌院事。上益信任榮，時廷臣狎恩多縱，忌榮抗直，或發其私會國子監，缺祭酒，衆共舉榮，實欲疎之。俾

絲乃開閣  
臣指使科  
道與自草  
疏而信人  
上之驚乎

不得近。上左右。上曰。吾固知其可。但求可以代之者。衆議乃沮。或勸以和遜。含容。榮曰。吾所言所爲。皆吾職之事。如欲徇人廢職。則不敢也。榮知上不信人言。益發府部院十弊爲密章上。上覽而嘉之。密諭榮曰。汝言實切時弊。但爲腹心之臣。若進此言。恐群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得御史鄧真俾入奏。衆皆股栗。詔諸司卽日悛改。怙終者不赦。旋皆改正。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仍兼翰林學士。從北征。秋還京。冬。又將西征。上以士屬糧餉爲慮。或言。建文中。塚江西民兵。饋丁夫十餘萬。可征發。上持章示榮。對曰。皇上命復民業。且二十年。復征。非信動衆。非在科舉非勇。上曰。善。三殿災。密閣近奉天門。榮奮身直入。麾衛

士悉遷御書圖籍。併積歲制勅文書。致之東華門河次。因免於災。又借金切攷上便宜十事。其設除雜辦金銀課。及禁重獄引例。皆奏中所言也。時翰林侍讀李時勉為飛語所中。成祖怒欲罪之。榮力解。得免。是年兵部尚書方賓得罪死。逮及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下獄。禮部尚書呂震侍左右。屢言夏原吉儉邪。誣罔。上益怒。一日御鷹坊司。特召問原吉等平日所為。榮諫言其無他。二三入者。惟以數征北虜之餽。運為憂。論才力或不及。儉邪未之見也。由是上怒稍釋。寘不問。錢侍郎習禮。吉水大族。本練子寧之。練親。一時雖脫禍。而恒為鄉人所特。習禮既入翰林。猶然習禮。以告榮。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聞。文皇帝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

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止奸黨之禁，自是始弛。文  
皇帝謂諸夷番字中國宜解其義，因選太學生聰明者習之。諸生  
多不欲，輒生謗議。文皇帝怒，將加罪。榮、揆免，遂命掌之。榮訓勵  
得宜，自是帖服。率皆有成，官至五六品者，莫不感榮之德焉。二十  
一年秋，從行西征，駐宣府軍中。事一切付榮，自晝至夜，或三接五  
接，宜詔每稱楊學士而不名。每軍中與大臣議機務，必令榮參決，  
無不稱肯是役也。先土于來歸，衆疑懼，莫敢定議。榮請往受降。二  
十二年五月，大同守將秦虜台侵掠邊境。忠勇王金忠請討之，願  
身為前鋒。自劾。上可其奏。四月，詔親征。駕次開平，甲申，召榮與  
金幼孜、巫樞中諭之曰：朕昨夕三載夢中有若世所圖神人者，告

朕曰上帝好生如是者再此何祥也豈天屬意此寇部屬乎榮等對曰陛下好生惡殺格于皇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惟陛下留意駕次翠雲屯榮言軍中勞苦宜遣使諭虜釋其不順之罪且請班師因遣中官及所獲諜者諭之遂班師榮在軍中一飯不自安畏懼之至容色以悴或曰過矣榮曰皇上冒風露將士久勞苦而我可自安耶浙江巡按御史言浙東麗水與閩政和衆至二千餘人行劫滋蔓請發兵討捕兵部議調防倭兵三千以都指揮張翥合浙福山防寇掠劫兩都司兵進勦榮曰不可愚民或苦有司或苦衣食不得已相聚苟活朝夕耳何敢爲亂寬而撫之當速散矣勦則毒民益聚不可解願下勅遣一

介撫諭不足煩兵。若復頑梗，不服用兵，未晚也。上命三司招撫，果悉順服。上坐帳殿，上曰：東宮監國久，政務孰閑？今歸付天，不事於東宮，朕將老焉。榮曰：太子孝友，天下歸心，稱皇上付托。上悅。次榆木川，上不豫，召榮等受遺命傳位。皇太子遂崩。時左右倉卒，莫知所措，榮謂太監馬雲等曰：六師去京尚遠，不宜發喪，遂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鎔之爲柶，飲而錮之。因殺工匠以滅口。所至宜上食如常儀，復條畫軍中事，益嚴號令，竟無知者。時議有欲假他事作勅用，實馳報者。榮曰：先帝在稱勅，今稱勅是詐也。罪孰當之？壬辰，次雙筆峯，榮與御馬監少監海溥傳密旨甲辰至行在。皇太子卽遣皇太孫至，開平奉迎，仍報計各

王諭中外丁未成服。太孫以巳酉至鵬鵝谷入御營發喪易梓宮成禮命同憲義等議卽位事宜榮首條陳民間不便二十餘事。上命入詔條頒布既卽位陞太常卿仍兼大學士逾月進太子少傅謹身殿學士已而上知榮軍中倉卒有大功陞工部尚書支三俸榮力辭尚書俸上不允明年獻陵崩太子又去南京防奸弭變兩京戒嚴榮急迎太子入卽位益推心委任榮亦益盡心力承事尤謹復榮家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榮力贊親征皇太后與上俱難之榮曰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庭如此臨事可知且彼謂陛下新主必不自行故敢爾若出其不意以天威臨之則先人有奪人之心事無不濟若或遲疑彼得



為計未可知也。臣請先行。誓不與賊俱生。皇太后然之。遂從其

計。選棟將卒及軍中進止。悉用榮策。漢庶人遂開門降。馬駢亂交

趾。黎利以立陳氏為名。榮請棄交趾。楊士奇贊之。詳見士奇傳。是

年秋。從上出喜峰塞。召榮問曰。人君馭世之權孰重。對曰。命德

討罪。上曰。然二者天下公器。舜舉十六相。誅去四凶。而天下服

以天下之好惡也。齊威王烹阿封卽墨。大夫不以左右之好惡也。

人君賞罰至公無私。然後能服天下。榮頓首稱善。還陞少傅。賜剛

直方正銀章。先是六月中。一日蚤朝罷。召榮及楊士奇至文華門。

命賜食。既謝。上曰。吾三人商量大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

時。朝臣無貪。賄賂來。賈。濁。之。風。漸。朝。何。也。又。問。今。日。之。貪。誰。最。甚。

榮對曰：「莫甚劉觀。」又問廷臣：「誰可掌憲？」榮曰：「顧佐嘗爲京兆，能禁下吏政清弊革。」上喜，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劉觀巡閱河道。觀行十數日，陞顧佐右都御史，令考察不肖。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賊狼籍，并奏其子輻脅制各道。上大怒，追觀父子付法。司坐觀重法，榮乞貸之。上曰：「爲汝曲貸其死，發爲邊吏。」榮曰：「辱之過甚，與死等爾。」上曰：「欲父子皆貸乎？」榮曰：「子發戍邊，而令觀隨居恩與法兩盡矣。」上從之。數月，上念寒義原吉、楊士奇及榮四人老，賜勅褒諭。榮又再侍巡邊，皆至洗馬林班師。裕陵卽位，與楊士奇並進少師。正統五年，展墓還至武林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榮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

出塞屢受遺音。撫順討逆。羈約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賂賑窮阨。貴賤賢愚。皆歸心焉。榮每候朝日。四鼓以起。無間風雪寒暑。精力始終不衰。立朝歲久。凡人情政體。莫不諳練。忖度事會。動中機括。有大論建。衆方異同。徐一論而定。莫不服其剛明。每承命省覽章奏。從容人主前進。以數語安天下。生民被其利惠者甚衆。退與家人燕語。未嘗一及朝事。密謀至計。榮所獨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多。持人廓然無所疑礙。惟務揚人之善。濟人於阨。遠方下士有材可用。推挽不遺餘力。由榮薦引。往往致位通顯。然卒無幾微德色。故中朝賢士群居。論當世偉人長。

者多歸之榮焉。榮在文皇帝前，多進諫，未嘗使人知之。或舉宋韓魏公不焚諫章之言為諷。榮曰：吾豈敢望魏公哉！然魏公愛君，白其迹，吾以存諸心，不必似也。榮退朝家居，意不樂。子讓請曰：大人得不以不肖有所累乎？榮曰：非也。念吾職重，思所以報稱。君上而惠蒼生，惟恐不堪，故有憂戚，豈在汝乎？吾恒見有得顯官，輒矜詫自足，未久而隨敗者，蓋亦不少。三代以上之大臣，孰不以息惰荒寧為戒乎？正統間，朝廷勅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寫右將，邊將既受勅，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司主事鄭厚至，眾皆詰其請勅手本之誤，欲罪之。惟榮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與會試。榮曰：然則亦朝廷明經進士，豈不解

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既云右府只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辨衆釋然時謂得體蓋榮才識敏捷多類此正統間三楊在內閣評論翰林人物他日可當大任者士奇謂陳循何如榮指其座曰陳君不愁此座但恐坐不穩耳後十餘年果有甘州之行文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爲儲諭意於榮卽對以趙府面鼻欹側不宜正位遂宜趙府熟視頃之意頓罷閩人趙榮漂泊寓京師一日榮至鄉人館舍一見奇之因與語益奇之謂他日名位不凡遂留居於里第或有勸趙易名以避榮諱者趙以自榮曰姓異名同又何害也至正統間以善書薦授中書十四年北虜入寇遂拜鴻臚卿使虜景泰間奉使迎英宗還京師陞工部侍郎天順改元陞尚書

曹欽犯闕，又有助軍功，果致大位。一如榮言，其善識鑒多類此。所註有北征記、默庵退思二集、靜軒雲山二稿、訓子編、兩京類稿、文廟英武、群臣少能稱旨，凡大事密計，必榮與焉。或與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甚至發怒。榮一至，輒霽事，亦隨決。每勅文武大臣審錄重囚，士奇訊之，未嘗決，至不可了。榮一問，即決。衆皆歎服。一日，王振謂榮、士奇、溥曰：「朝廷事賴三先生，然三先生亦高齡倦悴矣。後當如何？」士奇曰：「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薦後進賢者以報。」聖主耳。振喜，令具名。上翌日，即同曹鶴、苗衷、陳循、高穀等次第擢用。他日，士奇尤榮。榮曰：「彼厭吾輩矣。總自立，彼豈自己乎？」一旦內出片紙，令某某入閣，則吾輩束手。

而已。今數士竟是吾輩人。當一心協力也。士奇始服。會州謂此是後人歸美文  
敏語耳。殆非實錄。文敏以正統五年省墓卒于杭。又四年文貞薦  
曹雋以侍講入閣。其年文貞卒。又三年陳公始以學士入閣。又二  
年苗高二公始以講學入閣。今謂文敏爲此言而振欣然用之。蓋  
相去者幾十年。逝者亦四年矣。故曰非實錄也。余按本傳謂次第  
擢用亦非謂一時盡用。卽十年後用之薦者之力自在也。顧謂內  
中一旦出片紙令某某入閣。以其時入閣猶未拘翰林耳。何不妙  
選天下賢才薦之。乃拘以此翰林三四人爲薦。陋亦甚矣。且三四  
人者。相業俱未有光。徒絕賢者大拜之路。則我輩人三字誤之也。  
太常氏曰。文敏之才。真如龍泉太阿。不待剗割。而光鐸已四出。遍  
人矣。故其遇變應猝。揆事決策。無不中窾。如成祖之喪。秘而不  
發。漢廢人之變。撲而卽平。一時在廷諸臣。孰能先之。其答王振則  
長慮却顧者。不能如是之當也。若夫持正不撓。纖患備舉。于文貞  
不無少讓焉。

夏忠靖原吉

夏原吉字維詰、湘鄉縣人、母廖氏、夢三閭大夫降而生、自幼端厚、好學、喜怒不形、有鬼物白晝言禍福、驚動里中、或強原吉往觀、鬼卒不敢言、他日或問之曰、夏公、端人、吾不可近、庚午領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太祖見而異之、賜衣一襲、又遣人訶諸生、諸生皆謹呼笑傲、獨原吉端坐儼然、事竣當署職、上曰、夏原吉、端厚君子也、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劄、郎中者、忌原吉、會劾諸司忌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有教尚書者、意中原吉、上問新爲誰、對曰、堂後書美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美生、獄



自東壩之  
築宜歛九  
陽之水不  
下宜與故

劉郎中又奏原吉專尚書柄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欲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筭生皆棄市。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克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斬州靖難後有執以獻。上曰原吉奉公守法轉左侍郎或言原吉建文用事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忠於朕耶。逾月進尚書凡貢賦役制悉爲詳定。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命原吉治之。又遣僉都御史命賜以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原吉。原吉言浙西諸郡蘇松最居下流常嘉湖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里納嘉湖杭宜歛諸州溪澗之水散注澱水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溼

軍鑄疏百  
潰之說不  
用矣

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之法。宜浚吳松諸浦港。泄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袤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則代屢疏。以當潮汐。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疏通。多有淺窄。又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芟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卽開浚。工費浩大。且灘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卽古吳江。往通大海。常熟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引太湖諸水。入劉家河。徑入於海。一自白茅港。直注於江。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卽疏浚。多有范家浜。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條。湖上接大黃浦。

以達泖湖之水。此卽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旣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曰。衆赤體暴日中。吾何忍。歲饑。奏發米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有謂水退淤肥。請召民佃耕。以益賦。事下原吉。歎曰。民疲極矣。揀死不暇。况重役乎。馳奏曰。車戽則徒勞。民種植則已失時。何益於國。上從之。事遂寢。姚廣孝還自浙西。上首詢之。廣孝曰。夏某古之遺愛也。三年召還。掌部事。論之曰。向以部事付郁新。以淞江農種付卿。庶內外協濟。今郁新死矣。爾其兼之。因請裁冗食。平賦役。均出入。勿使富豪種鹽。以妨商賈。勿使富賈專錢。以

天下事未  
有不以細  
心得之

沮貨易。禁包攬侵欺之弊。清倉場。廣屯種。皆立定規。凡倉廩府庫  
戶口田賦盈縮之數。各書小帖於袖。時一閱之一日。上問天下  
糧數。卽對某處幾何。某處幾何。毫髮不真。上益親任之。又定官  
俸米鈔兼支例。今在京文武官俸。一品二品四分支米。六分支鈔。  
三品四品米鈔中半兼支。五品六品六分米四分鈔。七品八品八  
分米二分鈔。每鈔二錠。折米一石。九品雜職及典史旗軍。並令支  
米。時承建文廢弛之後。靖難之師。方息無有蓄積。一時賞賜功臣。  
賞給軍士。大封親藩。增置武衛。添設有司。而又召集天下儒生數  
百人於館閣。編集大典。未幾遣二十五將軍大興安南之役。遣內  
官造巨艦航海以通西南夷。諸番復將營建北京宮殿財用以萬

萬計皆仰給戶部原吉經營綴葺未嘗缺乏及建北都採木運餉者皆令巡視給以錦衣官較四十人律治怠事者原吉比登車卽諭官吏軍民各虔乃事吾將出巡蓋恐犯者衆也人人咸悅而事集六年秋八月召還時上將北巡命掌行在戶禮二部都察院事扈駕至北京又命兼掌刑部有二指揮冒支官糧上欲斬之原吉曰罪自有律若眞盜何以誅之乃止從上北巡兼掌行在吏禮兵部都察院事八年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時京邑諸司草創原吉每旦入朝獨近辰前參決機務朝退卽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行在南啓東宮京師肅然駕還召見便殿諭群臣曰夏原

吉輔導。皇孫今之周公也。原吉奏曰：陛下之教，皇太孫導行之。臣何力之有。扈駕還南京，仍掌戶部事，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原吉因取螯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艱苦。會有犯蹕者，太孫欲罪之。原吉具言：上命所至，無擾罪之非。上意也。九年考滿，宴便殿，諭廷臣曰：原吉，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選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月侍。太孫居上營後，自北還南，所至必陳山川險易、民生休戚、風俗美惡、兵民晏然。時貴州初定，議以思州所轄二十二長官司，分設思州、新化、黎平、石阡四府。思南所轄十七長官司，分設思南、鎮遠、銅仁、烏羅四府。其鎮遠州、婺州縣亦各隨地分隸。設貴州布政司於貴州，總之。其布

政司官屬俱用流官。府以下叅用土官。十四年侍皇太孫還南  
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年宮殿成命召皇太子皇太孫於南  
京上既久不見皇太子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  
使人夏原吉進曰請令原吉往。上問何故對曰皇太子久不  
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上歎服之仁廟初聞之果  
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御命左右對曰原吉。仁宗曰  
原吉來必能爲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吉備道上旨。仁宗乃  
安卽與就道原吉先馳奏。上復命迎之且曰東宮其緩行北至  
鳳陽迎見道上旨東宮曰雖有旨吾敢緩乎因手書付原吉與楊  
士奇詢訪沿途軍民利病政事得失以備顧問及至上問東宮

來何速對曰陛下慈注之深東宮孝思不得不切也。上善之。十九年三殿災。其言愛民所以敬天。請蠲逋負及芻糶採辦金銀課程優恤流移以回天意。從之。詔求直言。言者輒言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誅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劾諸大臣。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罵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原吉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當萬死。再問對如初。上悅。盡釋言官。大臣或尤原吉。盡背初議。原吉曰。不然。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寔。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歎服。時原吉雖居戶部。實兼九卿之事。每召原



吉語輒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恟恟，若無預者。交趾平，上問陞賞。執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原吉以爲不可，曰：夷人慕義遠來，宜示以君臣之義，萬乘一屈，下必有甚焉者。上乃不出。法王見便殿，命原吉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劾韓愈耶？過侍郎楊勉之拜獼猴遠矣。山東俘妖人唐賽兒等三千餘人，至乃入奏曰：諸所俘俱平人，悉原之衆，遮道呼云：生我原吉，叱曰：朝廷之恩，我何與焉？谷庶人逆謀既彰，上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曰：謀出於彼，居人何與？臣敢以百口保之。是年，上議征虜，群臣無敢諫者。原吉曰：我受國厚恩，不可不先諍。約尚書方賓同諫曰：公但來，吾自言之。入叩頭。

青頰并飾出無功軍馬儲積十喪八九况今災青屢作內外俱疲  
皇體少安遠涉風沙誠未便上怒乃命整邊儲於口北賓懼白  
縊遂并籍原吉家命錦衣官立取回至則方啓厥理儲錦衣促之  
原吉曰姑埃畢此不然恐有侵盜先吾安之不以累汝及至上  
問征虜得失其對如初歷言自古不動遠界之意命繫于內官監  
皇太孫累請赦之上命中使覘之因問曰上待公厚今繫  
之暴亦有怨乎原吉曰風霜雨露無非教也何敢怨上意稍解  
仍繫之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  
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曰原吉愛我上訃至太子走繫所  
呼原吉哭曰楊榮至父皇賓天矣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曰

此後南幸  
則前與言  
官爭北都  
不力者豈  
意在南耶  
國家非都  
北燕雲未  
必晏然如  
今矣

卿可出視事矣。原吉曰：先帝罪人，未聞遺詔，何敢即出。太子

召問國事，原吉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

少蘇民困，復以詔條事宜訪之。乃請賑饑，寬負省賦，役罷西洋寶

船，雲南交趾采辦金寶香料各處，開辦金銀課程。太子即位，復

原吉戶部尚書，賜冠帶衣服，被褥禕帳，咸備。原吉言：臣在繫喪母

不克成服，又未殯，乞賜歸葬終制。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

有母，我無父乎？如卿辭職，朕亦不當在此。原吉退，上十餘疏，皆不

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條

同解，許歸太子少傅條。上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原吉等曰：

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

巡撫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溫言，人猶感勵。况今實受恩，敢昧先報。但願陛下常推此心，不怠耳。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爲一體，况將士爲國家躬勤勞，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翼輔。古人有言：爲君盡君道，爲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道可也。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原吉和之。又召至殿前，賜繩愆糾謬銀印一諭，曰：聞皇考賓天時，嘆卿忠愛，自今朕有過舉，以此封進。朕不憚改手勅，欲除鬱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原吉與二三大臣密議以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諍過激。上大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原吉曰：時勉小臣，豈能損聖德，願少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袁忠徹以風鑑得幸成祖。

不敢攪權  
今遂爲定制

上以其言嘗不遜，首欲誅之。原吉曰：忠徹固當罪，然禮父母所愛待之，終身不衰。今山陵未畢，刑近侍之臣，不可。乃罷忠徹官，每朝罷必呼原吉等二三大臣近御，或隨至便殿，面議機務。凡內外諸司所進章疏，命擬旨，多云某部知道，或以問原吉曰：予奪之柄，非臣下所敢專，故付之六部，定其可否，而後取上裁，則事有所分，而權不下移也。上以鈔法不通，民間交易率用金銀布帛，命原吉等會群臣議革其弊。原吉等奏曰：鈔多則輕，少則重，朝廷欲散適中，則自無弊。今民間鈔不通，蓋緣朝廷散出太多，宜爲法斂之。莫若許有鈔之家中鹽，又請于肆市各色門攤內量度輕重，加其課程，課鈔入官，官取其昏軟甚者悉毀之。自今官鈔亦宜少出。

民間得鈔少，自然重矣。上曰：然所增門攤課程，俟鈔法通，卽復舊額，毋爲常例。其以金銀布帛交易，亦暫行禁止。遂命原吉及吏部尚書蹇義等定各處中鹽例，各減舊十四。於是原吉等奏滄州鹽每引鈔三百貫，河南山東每引百五十貫，福建廣東每引百貫，輸鈔不問新舊支鹽不拘資次。上然其言，命速行之。太子去南京，上崩，昭皇后命原吉亟迎。太子太子將至，群臣郊迎，后留原吉佐襄王居守。太子旣卽位，時時密諮原吉，或袖小帖付原吉，原吉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人反，指原吉微赦，租爲奸臣首。上召諸大臣議，原吉免冠頓首曰：臣罪當先。上曰：彼借卿爲兵端耳，命坐屏左右密議。楊榮首勸親征，上難之。

原吉對曰：往事可鑒。臣所見遺將，語臣兵事，輒泣在廷。如此臨事，可知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禁言是。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原吉。然車駕猝至，出其不意，城中震駭潰散。遂械庶人歸，大被恩賞。賜關者三掖朝參。原吉固辭曰：舊制非勲臣不敢用。上曰：卿輔導非勲，而何十月交趾諸降廷，議疑其詐也。更欲興兵討之。原吉曰：兵疲矣，辟如癩伏於身，未潰則憂不測，已潰則宜進平和之劑，俟血氣調和，自愈。若惟毒之攻，心腹內虛，復生他患，莫若因其請降，許以復國。自新楊士奇、楊榮議亦同。遂偃兵息民。天下賴之三年。賜範金銀印曰：含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命。侍遊西苑，隸人問曰：龍衣而髯者，非

至尊乎。上回顧原吉下馬謝曰不能檢下臣之罪也。上曰朴哉斯隸賜之鈔秋復侍游西苑。上指草舍一區曰此朕致齋之所師古人剪茅之義原吉曰陛下言及此天下蒼生之福也從巡邊。上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卿亦食此粗糲對曰臣食此足矣隨行將士尚多餒者遂命取上供賜原吉將士俱加犒還京。上念原吉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且賜珊瑚筆格研明年夏召郭資代原吉是冬從閱武郊外至兔兒山。上怒諸將之不虔也命褫其衣原吉上言將帥國之爪牙倘寒凍至斃是以微罪而殺重臣。上起入帳內又隨之。上曰卿且休矣原吉曰陛下憐臣至矣諸將瀕于死獨不少念之乎。上曰爲卿釋之原吉生



日。上繪壽星圖爲詩賜之。五年春卒。謚忠靖。復其家。朝議宜贈伯揚士奇。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原吉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僚屬有善。采納不遺。有小失。必爲掩護。嘗曰。人才難得。一加譴責。則自阻矣。其畫財賦。供餉贍給。而民不罪。騷憫。無矯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皆謂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原吉爲柔奸。震爲子求官。上問原吉。原吉稱震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嘗欲殺原吉。原吉薦瑄才總漕。運周忱爲長史。或薦爲郡守。原吉言郡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初採訪于閩。楊文敏榮猶爲諸生。原吉一見。器之。贈之詩。有無使祥麟後馬牛之句。當是時。寒夏齊名。寒公簡重。善謀。夏公私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

劉寬之後  
一人

參館閣。吁俞可。期于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原吉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原吉再修者。十六年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實訓十五卷。嘗有從吏汙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原吉曰。污可浣。何懼焉。吏壞所寶硯石。匿不敢見。原吉召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愆造之在部。吏抹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爲墨所污。卽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袖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污。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或問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

可忍矣。又曰：處有事如無事，處大事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嘗夜閱文書，撫案嘆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終歲大辟奏也。吾筆一下，先生決矣。是以慘沮而不忍遽也。原吉與同列飲於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敬慎如此。

太常氏曰：夏忠靖實心任事而加之練達，遂爲一代名臣。蓋惟任事之心實，故事事稽考而見之益明；惟練習之見審，故事事中窳而任之愈實。其當繁費之時而應用無缺，總九卿之任而判決不稽。職此之鉅也。至其厚德虛懷，尤爲立業之本。世之挾其聰明而談世務者，非不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輒傲然以爲人莫之及。久之

不自知其破壞之多矣。若其力止北征，久繫而不回，終俾  
聖主  
之悟。非其忠誠之至，何以得之。

顧總憲佐

顧佐字禮卿，河南開封府太康縣人。洪武庚辰進士，除莊浪知縣。在邑廉平，士民頌德。值午節會射，諸將以文士易之，乃連發三中，進止有禮，無不驚服。永樂四年，遷江西按察副使，蒞事勤敏，威望尊嚴。號令嚴肅，奸黠聞風，避跡聲名大振。十四年，擢為應天府尹，尋以管建冗棘，改順天。兩京皆奸豪所聚，佐剛稜不撓，吏民畏服。勲豪貴戚為之歛手，議者比之包孝肅之知開封。洪熙元年，出為貴州按察使，未行，改通政使。勲貴家不利于佐，相排擿去。上實知佐廉儉，故召之。宣德初，臣僚習尚宴樂，以奢相競，歌妓滿前，御史尤多貪淫，紀綱為之不振。宣德三年六月，都御史劉觀以貪斥。

上召大學士楊榮楊士奇問廷臣中誰可使掌憲兩人久未對。上曰未必都無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顧佐。廉公有威。曾任御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爲京尹。能禁防下吏。政清弊革。上喜曰顧佐能如此。陞右副都御史。賜璽書令考黜不肖。洗滌積弊。佐奏黜其貪淫不律嚴賍等二十餘人。謫吏遼東。不達政體。李孟宣等九人降典史。老疾馮斌等三人爲民。又禁用歌妓料。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風采。藩臬郡邑無不興起。下至吏卒。凜然悚側。隨陞右都御史。四年。吏有遭笞者。摺據佐謂受皂隸金放歸。悉具姓名以聞。上竊以問士奇。且曰爾不舉佐廉乎。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咸

資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所用。皂亦皆樂爲歸耕。實官吏兩便。此京師臣僚大小皆然。臣亦然。自永樂以來如此。仁宗皇帝知之所以增朝臣之俸。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爲奸人所排，欲下法司治之。士奇對曰：此末事，不足以干聖怒。但付佐自治，思與法並行矣。上召佐，以吏訴狀投之。諭之曰：放皂隸歸耕，使給薪芻，京官皆然。爲之不足爲過，小人不樂檢束。汝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甚恐。佐曰：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爲善，竟不治之。上聞喜曰：佐得大體矣。數月有告佐累累枉人重罪，不聽訴理者。上大怒，召楊榮、楊士奇諭曰：此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正人，不可不寃治。遂命三法

司鞠之寔千戶臧清殺一家無罪者三人當先代爲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五年嚴瞪潛入京造詞脇  
人佐又劾瞪踪跡詭秘且欲殺臣上誅瞪西市於是佐益正色  
立朝元勳貴戚俱憚之佐且晚小憇外廬立呵藤戶外官僚行道  
者輒引避人直內廬獨處小夾室非議政不與諸司群坐會陝西  
布政周景奸賊無度佐切齒欲除之致之法上累釋之不能伸  
其激濁之意後又阻之者數次正統元年開佐尺籍二年佐考察  
去御史邵宗宗九年考滿在吏部上為原宗詰佐佐遂以風疾  
乞歸復優禮而去寔用事者忌其嚴正而陰排之疾愈不復起居  
家十餘年後居位者皆莫及也議者稱爲臺臣第一云



太常氏曰廉勁之節。乃士人立身根本。亦士人經世根本。自仕途以通達圓轉爲尚。而此以拘曲見貶。夫通達則取予可無間尺。輻圓轉則進退可無論義命。名高厚利。兩擇其便。何憚不爲。何怪乎貪肆之成風。躁競之得志也。嗚呼。勁直之於姸姸。潔廉之於目昧。必非習之所能化者。彼衆而此寡。安得顧公其人。一挽頽波於今日耶。然利欲綱人。險忌成習。顧公在當時。蒙聖主特知。賢相共植。猶時時墮危機。其在今日。凡上肉又矣。

周文襄忱

周忱字恂如、江西吉安府吉水縣人、永樂甲申進士、時選庶吉士、楊相等二十八人於文淵閣內讀書、以應二十八宿、忱自陳年少、願進學、文皇喜其有志、命加一人、授刑部主事、預修五經大全、諸書、陞員外郎、時北京新建太倉、命忱督運南北畿郡之賦、洪憲時、遷越府長史、蘇州因國初籍入、張士誠義兵頭目之田、與給賜功臣、併富豪兼併沒入者、悉以租科稅、故畝科至九斗八升、吳民世受其患、洪武間、糧運不遠、耗輕易舉、及建都北平、轉輸煩費、民不堪命、流亡日多、逋負日重、一郡逋額至七百九十一萬餘石、松常亦多有之、督使相繼、終不能完、宣德五年、廷臣交薦忱、乃以爲

工部右侍郎巡撫江南。忱至，詢問父老，皆云蘇民俗，大戶不出加耗貽累小戶，小戶不支，遂至流亡。逋負，忱乃約正耗爲平米，大小戶一例加耗。糧長私造斗斛，大入小出，忱奏行南京工部鑄造鐵斛，發屬縣依造木斛，較勘烙印，給與糧長收槩。於是出入均平。先是糧長每區設正副三名，每歲七月赴南京戶部關領勘合，及糧完，又皆親齋繳部，往來動經半年，率多科歛盤費。忱奏減區留正副二名，輪流赴京，領回勘合。糧完有司，差人完繳，甚爲省便。蘇州糧額二百九十餘萬石，宣德間詔官田一斗至二斗以上者，減十分之二，三斗以上，減十分之三。戶部移文止減抄沒官田，古額不減。忱因與蘇州知府况鍾奏言：洪武永樂年間，抄沒官田，人力猶

今有司更  
不肯給錄  
格欲愚其  
民使不知  
應輸數也

可以勝其所不勝者正在古額官田請令湖江嘉湖直隸蘇松等  
官田准民田起科每畝秋糧四斗一升以上至一石者減作二斗  
七升二斗以上至四斗者減作二斗一升一斗至二斗者減作一  
斗蘇州獲減課七十餘萬石各府秋糧無倉可貯里胥團收屢取  
無藝糧長收之私家不仰輸官謂之團糧便於侵費負累無追屢  
屢禁革勢不行也忱曰錢入民手雖良民不免妄用何禁令之不  
行也遂令各縣於水次置爲便民倉每歲覈實各戶秋糧夏稅加  
耗則例填註繇帖而分給之每鄉推富而有行糧長一人總之名  
曰總收加耗不過十之一細民竟自送倉不入里胥視舊所減三  
之一矣又於糧長中差上下戶爲押運以均其遠近勞逸其於支

撥更爲酌量京通正米一石支三臨清淮安南京等倉以次減省爲舟楫轉剝之費置立簿籍填入銷出支有存剩積之諸倉號曰餘米米有餘則減耗次年徵十六又次年徵十五仍有餘乃奏立濟農倉忱知江南貧民輸納耕作多有不足輒舉債於富豪其息甚重以此展轉困乏不免逃亡而官賦日虧思有以濟之會壬子秋諸郡歲稔朝命許以官鈔平糴且勸借儲積以待賑忱因謀於蘇松常三府蘇得米三十萬石松常有差名其倉曰濟農農民缺食及運夫遭風被盜者賑給借納秋成抵斗還官修築圩岸開濬河東則直給口糧不責償也每歲插蒔時又於中下二等戶內驗其種田多寡每家給與二石三石亦以秋成隨糧上納若遇凶歲

則再賑之。奸頑不還者，有司記名不復給。昔忱親爲條約，俾之遵守，是以悉爲實利。是年夏，江南旱，蘇松饑民凡三百餘萬口，盡發猶不足以贍。忱乃復思廣爲之備，舊三府當運糧一百萬石貯南京倉，以給北京軍職月俸，計其耗費每石六斗。忱與三府謀曰：彼能於南京受俸，獨不可受於此乎？若來此給之，既免勞民，且省費六十萬石，以入濟農倉，農無患矣。三府皆曰善，遂請於朝，從之。蘇州得米四十餘萬石，益以各場儲積之廩，及前平糶所儲，凡六十餘萬。有奇。松常二府次之。明年江南又大旱，令諸郡大發賑糶米，以賑貧而民不知饑。民遺官田而逃者，居人一沾足，則執以償其賦。良田皆廢而不耕，忱奏立召佃戶，俾民得開墾而薄收其賦，以

來之奏絕戶官田不分古額抄沒悉照民田例起稅。冊江陷海田奏除其稅額而以隣近絕戶田召人耕種以足之。擇良民謹實者爲田甲使頡責督其事。於是田野日闢流亡來歸。往時裏河運糧軍民相半軍則官造淺船分長短中三運長運於淮安廣寧倉中運於徐州廣運倉短運於臨清廣積倉支米一尖一平民則自行僱船裝運正糧一石該平米二石又船錢一石經年往復動失農月忱乃與平江伯陳瑄議奏民舟令於淮安瓜州等處水次對軍軍船交兌江北衛所漕者令出給通關付還銷繳在淮安正糧一石兌與平米一石五斗瓜州兌與平米一石五斗五升如南京併他處衛所竟至蘇松常諸縣交兌者加與過江船錢米二斗。豐年

大凡折色  
與本色其  
便與否天  
懸

米賤兌與加七五升凶年米貴兌與加六五升觀墊蘆席折米五  
合恐兌船在江遭風又令州縣支糴餘米蓋倉二十餘版於瓜州  
江畔遇到糧船搬入收貯聽候交兌畢日量支餘米僱人看守民  
間馬草每年運赴南京上納若北京每包草一千束該五百料船  
一隻人夫十五名草束在船十壞七八所費不貲先是請以江淮  
濟二衛馬船給載庶省僱值至是復奏於通州草場設立官庫每  
束折收白銀三厘一千束止用三兩若南京則輕資赴彼買納人  
皆稱便又北京文武職官俸銀皆領票於南京戶部關領當米賤  
時一兩可買票米七八石忱因會議奏准折收金花銀兩納官每  
兩准米四石解運京庫交收折支京官俸糧其嘉定崑山等處折



納官布每疋准正糧一石舊例疋重三斤每每解驗率因紗纒不堪十退八九忱知之奏稱布重則紗纒紗纒則價賤紗細則布輕其價反高乞不論斤重務在長濶如式兩頭織造色紗以防盜剪之弊從之各傳走運馬匹及鋪陳等件皆領于馬頭凡有走損馬頭輒科逼民財買補歲無虛日忱令每田一畝收米九合隨糧帶納另厥收貯遇有先損驗馬上中下價值給米備用馬頭科歛之患遂息又命忱兼理松江分司鹽課先是分司隸兩浙轉運鹽使司至是其民自陳鹽課通負蓋因官司處置失宜乞令忱兼理上從之初鹽丁附場者羨海辦鹽而遠鄉者出柴價然羨海者爲總催剋取恒苦乏食而出價者往返病耕兩不堪病忱因言鹽

此卽休編  
徑里之法  
也先是吾  
邑每有官  
用供游輒  
貧一富民  
其家必盤  
自太管諸  
之常事以  
爲一條編  
之法其患  
遂息人嘗

之功德在  
人此其一  
也

課四事一華亭上海二縣竈丁計負鹽課六十三萬二千餘引催  
責不已煎鹽不敷竈丁日以逃竄宜官鑄鐵鍋一二百口給與負  
鹽竈丁令其戶下人口協力煎辦庶國課易完一松江煎鹽之人  
近者名曰鹵丁遠者名曰竈丁惟鹵丁諳練煎鹽然貧窘者多使  
其食足何患鹽課不完前代嘗有贖鹽官田洪武初雖給耕種俱  
起科納糧今二縣竈丁每年應徵運秋糧無慮五六餘萬欲將竈  
丁秋糧存留本處免其兌軍遠運却以所節省耗米於各場收貯  
家贖貧難鹵丁及僱人補煎逃戶額鹽其遠鄉竈戶所貼柴鹵錢  
米亦於倉屯收貯明白交銷如此則官無枉費人不逃竄一松江  
鹽場總催頭目一年一代中間富實良善者少貧難刻薄者多催

納之際乃生事端百計腹削以致匱丁不能安業流移轉徙職此之弊今後總催頭目宜點選殷實良善之人常川應當若有仍前剝民者違問革役丁消乏者照名僉補如此則事易集而民不擾一鹽課之利歲有定數不在於官則在於私所以連年不足者蓋緣私鹽得售故官課日虧雖有軍民官巡捕中間有徇私故縱者有通同販賣者有誣執平民者賞罰不平人懷倖免宜令華亭上海并蘇州嘉定三縣點選行止服衆者爲老人分定地方率所在總小甲防守官司往來巡視但遇私販發露必究經過河路罪及容縱之人如此則鹽徒息僥倖之心而克惡漸可絕矣上命速行之忱又奏近命臣兼理松江鹽課訪得各場去年以前共逋負

鹽五十三萬六千九百二十餘引。今年又該正額鹽一十五萬七千七百六十有奇。切惟煮海之功。日有定數。今以數年逋負責。其一日償之。民何以堪。乞將逋負之數。自今年爲始。每年正額之外。帶補一分。則民力得以少紓。國計可以漸辦。事下行在戶部覆奏。言帶補之法。誠爲便利。但須十年以上。方可完之。卽特准擬。誠慮頑民恃恩怠情。日就遷延。請通將所逋。均作六分。每年額外帶徵一分。六年內逋負可足。上從之。正統初。淮陽地方被災。鹽課虧欠。忱奉詔尋。既乃奏。令蘇州等府。將撥剩餘米。每歲量撥一二萬石。運赴揚州。各鹽場收貯。俟數出。給通關。准作下年預納秋糧。其在場聽令。竈戶將私鹽於附近場分上納。卽俟時值。給糧米食用。

於時米貴鹽賤官得鹽課積聚民得食米安生上下賴之是時江南民多健訟有司不勝其煩忱奏伏讀洪武年間教民榜文及近年建言榜文歷言民間詞訟自願息者聽事不干已而相告訐及官吏羅織以媒賄賂者有罰果有冤抑實情亦宜以次陳訴果有全家被害方許親隣申訴近者刁民不遵獄訟繫湖一則圖賴人命一則牽連雜事蓋人命可以聳動官府驚嚇鄉民雜事卒難窮治可以欺詐取財箝制官吏及至發遣充軍擺站納米連磚又復潛逃變易姓名起滅詞訟臣請自除反叛重事外論俱照欽定榜例以次陳訴庶幾獄訟得清事下有司議以所言之甚便宜將前項榜文申明禁約從之先是宣德間大理卿熊檠巡撫南直隸用法

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爲民害者悉被籍沒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之怨伸忱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戶頗被解懷時有告訐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忱曰大人如何不學熊卿使我不下皆不能上達忱從容語之曰熊卿勅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無安軍民朝廷委託不同溫顏遣之戶部定以蘇松常三府正統三年夏秋稅糧折納布五萬疋解赴陝西買馬忱計水路萬里舟車捆載之費過於輸納之數途路險遠無人防禦或至失所乞勅存司水陸應付船隻車輛仍令南京差上事一員監送從之忱言天下糧儲頗足兩京軍士旣已添給在外旗軍未蒙會計宜移各處有糧可給二歲者如例添給至四川都布按三司覈實見糧可足五年

除松藩衛驗口支撮者不添其餘衛所旗軍每月各添二斗從之  
五年轉本部左侍郎八年大水為諸郡患忱題奏量留官田一二  
萬石賑濟其年各處圯圩岸崩俱被衝塌時水到諸官先已裁革  
忱奏取曾經任事官量撥一二十員准其歷俸年月管理諸工畢  
日送回吏部不半載事完俱復舊十四年入覲陞戶部尚書尋改  
工部仍任前職忱在南圻凡二十二年景泰二年乃致仕兩遭喪  
皆起復視事 上任忱專忱亦盡心於其職為人謙恭不立崖岸  
言若不出口性尤警敏善記謀慮深長平生經歷未嘗遺忘簡略  
勢分下采衆論卑官賤吏田夫野老皆得以所見自劾凡有計略  
不憚折節求之一日去騶從走入田野與村人相語問民間疾苦

不  
此  
單

嗟乎今江  
南之困極  
矣安得公  
其人齊一  
小烈之

開前時征  
賦不一終  
歲頃幾吏  
緣為奸民  
不勝因公  
總其一歲  
應納者統  
然輸之故  
民得無事

每至輒令聚而言之惟恐其不盡也每出會計抵地豐歉事緩急  
為張弛調劑變通不拘一轍蓋緣民情無不周知也屬郡有荒歉  
卽便宜從事撥餘米以補不足之數凡官府織造供應軍需之類  
盡出於所積餘米蓋民賦歲一石五十之外漠然不見他役之及  
已而官府無復科率之擾諸縣學校先賢祠宇橋梁河道多所修  
葺濟治以至琳宮梵剎一切駿功皆為活給游其地者無虛口人  
人得其所欲亦取諸餘米其間有竊羨餘互相計以撓其法者適  
遇善人下便於爾耶詞弗復理不一年奸弊盡出公之老流涕  
道路請求復故帖然以寧其後戶部言濟農餘米失於稽考奏遣  
曹屬括之官於是徵需雜出逋負自若人益思忱焉有奸民以經



枕斷理數事。嘗枕者，枕曰：汝於某時某處，吾已決之，何爲復言耶？使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爲服，以爲神。枕有一冊曆，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云：某日午時前晴，午時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日晝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民有告糧船失風者，枕計其失風爲何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其人不能知，而妄對枕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不得行。邊事有亟，兵部檄造盔甲兵仗，各以數百萬計。其盛須用水磨明亮。枕取餘米，依數成造，獨計水磨明盔，非遲數月不可。乃令鑿錫以濟急，用絲繪宮殿，計用牛膠萬餘觔。造官勅枕上供，甚急。會枕議事赴京，遇諸塗，勅使速枕還治。枕不應。至京言京

庫貯牛皮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歸出餘米市皮還庫嘗問一死獄  
欲活之無路憂形於色使吏抱案讀之背手立聽至一處忽點首  
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所至人爭爲立生祠後因祀之卒年  
七十三謚文襄

太常氏曰清高之士諱言財利動輒曰吾安吾貧已爾焉可以塵  
務經心也不知積貯國脉所關盈虛民命攸繫藉令身爲司徒亦  
將聽其匱乏。嗚其顛覆死亡而不之恤乎。吾以爲凡爲斯語者亦  
覆拙匿短之云。非正論也。夫均是財用也。均是出入也。巧者有餘  
拙者不足。豈有異道乎。夫亦盈縮於緩急貴賤之間而爲之制耳。  
然非幽隱畢察。纖悉不遺。何以能之。我明推善理財者。必首文襄。

傳稱其警敏善記。凡所經歷未嘗遺忘。又稱其於卑官下吏野老田夫。悉得以所見自効。此其盈縮所以不謬也。故在當時不特國用賴之。充民生尤蒙其惠。吾鄉迄今尸祝之不能忘也。視前此言利之臣。但期足國不知病民者。豈不遠哉。獨餘米之說。當時謂大得筭以今言之。必不可行已。

王忠肅翔

王翔字九臯，鹽山人。永樂十三年進士，先是北人舉進士，考輒在後，是年初會試，貢士北京，翔兩試皆高等。上喜，召見，賜食，改翰林庶吉士，授大理左寺正。註誤，遷行人。宣德元年，內閣楊士奇薦陞行在。山東道御史，謹重，達大體。十年，陞僉都御史。正統元年，鎮守江西，剛果孤介，去華就實，植善良，抑奸貪，風采凜然。未幾，巡鹽浙江，祛除土豪，鹽法以理。四年，松番番賊爲患，用兵不效，翔出贊理。六年，鎮陝西。七年，東虜殺掠吏民，師出輒北，遼東西震動。且抵瀛陽，翔提督軍務。明年，陞副都御史，留撫遼東。十三年，出塞，破虜有功。陞右副都御史。十四年，陞左。是年秋，虜入寇廣寧，清野困之。

虜退去景泰三年召還臺牙加太子太保是年建州酋李滿住上  
番書乞留公遼東不許會南蠻寇兩廣兩廣副總兵董興武毅觀  
望不肯戰巡撫侍郎揭帖木可相統賊蓋熾于謙請用安遠侯  
柳溥總督兩廣軍務如溥木可出臣謙及戶部尚書金濂王朔乞  
用一人上用朔明年蠻平召還臺是年夏吏部何尚書下獄致  
仕朔以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初朔入四川專布恩信招懷降附  
賊懼率所部來降朔出賜金市牛酒慰撫番酋首育巴等感悅  
盡邀各部落生番一十八寨來歸不煩兵力松番遂定遼東法令  
久弛不復知有朝廷賞罰以故虜至不敢戰戰亦不力朔陛辭召  
王文華殿諭以便宜行事朔至前屯下馬諸將庭參責其玩寇喪

師失律悉命曳山斬之再三哀請頭搶地言自今效死用命得獲  
軍股粟始知用命至廣寧不逾月朔卽出巡邊起山海抵開原  
營濬塘滿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千里相望虜見嚙指走  
朔蓋簡練卒伍賑闕窮乏偶配鰥寡人情大悅邊塞孤遠軍興輒  
慮謂邊境之民不可盡以法繩之細大悉行收贖雖人命亦以物  
抵償其家有指揮孫璟者因漏闕鞭戍卒趙甲邂逅身死其妻哭  
之及其女哭之又死他卒被鞭笞訴璟殺一家三口朔判曰甲死  
於官其女死於夫及其殺也其令璟償其埋葬之費璟得無累卒  
自爲營多九載迭滿陞左副都御史時母張夫人故上疏乞歸  
養許之璟將歸不必守制賞鈔一千錠令其姓安葬丁卯親率

甯探何在  
能於城下  
收散卒所  
全多矣

官軍征勦達賊，斬獲首級人畜無算。提奏賜勅獎諭。陞右都御史。已巳，又以殺達賊功，陞左都御史。是年八月，胡虜也先犯京師，分其衆數萬寇廣寧。時翔方坐教場，給賞軍士，且戒三軍分佈將帥爲禦虜計。不意虜騎前鋒猝然突至，我軍大潰。翔亟歸坐城下，收拾散卒。衆稍集，彼衆我寡，度不可敵，乃下令堅壁固壘。間有謂城不可守以惑衆者，翔勒斬示衆曰：敢爲異謀者斬。徐侯虜怠，還趨銳步卒，分投四出，或奔其前，或躡其後，或衝擊其左右，賊不得息。且所掠輜重既多，不久遂遁去。翔在邊十數年，積銀萬餘兩，糧數萬石，馬千餘匹。邊用克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人人樂戰。所舉總兵叅將如施、聚、焦、禮、輩，自衆中拔起，皆智勇有統馭才，爲夷所憚。

威望已著  
正須推誠

近邊建州毛達及海西諸夷來則厚加款待去則嚴加隄防故老  
少男婦莫不感朔之恩而畏其威勅還掌院會有易儲之議加太  
子太保值兩廣擾亂朝廷更置將命朔以總督便宜行事比至嶺  
南亦用收贖法時朔威望已著諸蠻聞朔來大懼朔略兵威推誠  
撫諭盜賊止息酋長信向嘗言蠻戎撫捕各有機宜以故四川兩  
廣得免騷騷之患思恩軍民府知府岑英頻年領兵有勞久疑其  
反側朔爲居之桂林城中禮待甚厚養其士兵如父子相視繇是  
人思効力田州知府岑紹先于家奴其已襲知府子鏞適領兵赴  
調家奴呂趙假義挾其出亡庶子鑑入據府治以拒鏞鏞不敢歸  
思明知府既卒同族黃震黃遵等襲遺父兄皆走于兵地方洵洵



三司莫爲計，或以爲震當襲。翔曰：夷狄何倫理之有？調停之可也。乃奏授鑑知府、管州事、繡隸、桂州總戎帳下，道授知府，以酬其一家被禍之慘。一時感化爲之帖靜。參將范信有才畧，人厭其貪，兵部因事革其職，聽調。翔不惑群疑，奏復其官，信卒以能將名兩廣十餘年。翔初入吏部，佐王直，直致仕，翔始專任嚴考察。公銓註抑奔競，杜請寄，一時任吏並稱得人。故事，吏典以資格出身，積久過冗。宣德間，命吏部引入內庭，會大臣群考之，分三等：一等本格出身，二等雜職用，三等爲民。至是，翔以爲太拘，遂奏罷，仍依資格法考於部。書判有一稍可者，皆在取例，故吏無虧勞之嘆。又以官吏給繇起復，文憑多過匿，乃行覈勘法，而奸人不得爲計，取選故以。

硃書下緣爲奸糊塗莫辨，翔易以學弊遂絕，詔求賢。長方正經，明行修山林之士，駢肩而至，翔深惡而痛抑之，百不取一二。天順改元丁丑，英宗皇帝復正大位，翔卽辭太子太保職，累乞致仕，俱不允。時有欲傾陷翔于罪者，頓上素知翔保護得無事，李賢爲石亨逐去。內閣乏人，欲用翔，翔力辭，薦岳正。亨又謫去，睦陵召見，翔問賢何如人，翔力言賢才行得復留內閣，蓋見倚任。事詳賢傳。賢在內閣，亦左右翔。上進退大臣，時召翔而質可否，翔亦以用賢報國爲已任。稱翔先生，屢乞休，不允。翔以故得行其志。天順五年，曹欽反，夜執李賢于長安門，砍傷其首，血滿面，奔翔臥，所以求拯。賊併執翔，翔曰：「朝廷何負汝？」汝乃反耶？殺他人，寧殺我賊。素

畏服翺因謝曰豈敢殺長者耶遂上馬去李乃得釋事聞加太子少保。上嘗諭李賢曰今六部尚書庶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翔年老耳時公年七十八賢對曰臣聞祿命之說翔壽最高尚有十年。上喜曰如此無慮又曰如戶部年富亦不易得賢對曰若繼翔吏部非常不可。上曰然茂陵卽位免公由雪朝成化元年復太子太保致仕卒年八十四贈太保謚忠肅翺爲人端方強毅清白儉約立心制行循理守法一毫不苟善知人文武大吏施聚焦禮范信取九疇軒輓年富李秉程信皆翺薦用翺本北人嘗因召對裕陵曰北人端直雄偉文章藻飾似不及南人顧綏憲得力以故翺推較北人多至姚夔反之往往右南人清譽稍不及翺功名損

於禮部時，翔憂勤惕勵，仰思待且，事無巨細，一經涉歷，終身不忘。居第三十餘年，不改於舊。上特令有司起第，縣西有司外多列屋若干，翔悉令拆去之。京師雖有第宅，苟完而已。公餘退宿，朝房惟朔望時，令歸謁先祠，門無私謁，權勢囑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於恩，譬一不介意，嘗曰：吏部豈報復恩讐之地耶？其用人亦未嘗使知之，以要爲己功也。翔鎮守遠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餽之，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肯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翔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食間，臥起自隨，雖其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死，其猶子以貧不敢見，翔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翔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

翺乃解其珠出之衣領間與之直可千金第尚有餘翺爲吏部時仲孫以蔭入監將應秋試以有司印白翺曰汝才可登第吾忍蔽之哉汝設中選則妨一寒士矣且汝有階得仕何必強所不能以幸冀非分耶烈卷火之又翺一女嫁爲畿輔某官妻翺夫人甚愛女每迎女婿固不遣志而語女曰而翁長銓遷我京職則汝朝夕侍母且遷我如振落葉耳而固慘者何女寄言于母夫人翺出駕而宿于朝房旬而還第婿不調李賢曰阜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授而毅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彭韶贊曰淡然無欲不識美姬而况苞苴莫敢我施古三不惑于公見之人皆以爲確論子

守世官錦衣副千戶

太常氏曰忠肅之正直傳之世世乃其內行之修潔尤不可及也。綴珠于領裂卷于火官。誓于遠豈其釣奇取譽哉。直如是而其心斯慰耳。夫如是而後振威而威震。用愛而愛孚。舉事而事立。知人而人知。蓋其念念皆本來用事。無有一毫之蔽隔于其間也。上而君相。暨知遠而蠻夷。信服有繇然矣。時上方注意北人而忠肅首起任政。豈天默爲之合耶。易于坤二發。臣道之極矣。六二備有坤德。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忠肅有之。

于忠肅謙

于謙字廷益，其先河南人，曾大父九思仕至湖廣宣慰使，故後遷杭州路總管。卒老于杭，遂爲杭人。謙生而頤骨相異常，七歲僧蘭右春善相見而大奇之，曰：「所相人母如此兒者，異日，球時宰相也。」十六補邑諸生，時督學僉事督責諸生過峻，爭噪而荷之，方誣攘間僉事墮泮宮池，諸生皆驚走出，謙獨前掖之起，僉事奮乃欲以罪謙，謙對曰：「諫公者走，不噪公者留，此易曉事也。今不罪諫公者而罪不諫公，猶可。而乃以罪援公者，其謂何？僉事意悟乃止。而謙繇此顯名。二十三舉進士，拜江西道監察御史，諫風骨秀峻，音吐鴻咆，每奏對宜廟前，上必爲傾聽，而是時顧佐掌臺事，其御

僚屬甚嚴，而獨才謙，以爲己弗如也。按江西辯一誣獄，出數百人  
之寃死者，藩國挾和買爲市，屢言謙按懲之，民所不便。一方若滌  
歸復借錦衣官較，搽捕官河之匪私，離者謙所按覆於權倖不少。  
避寇蹕下樂安州，漢王高煦旣而縛降，上瘁命謙數其罪，謙肆  
口而戍，其言皆正大剴切，高煦俯首戰慄，稱萬死而已。上大悅，  
還京賞鈔幣，與大臣等久之議，增補各部右侍郎治諸鎮稅，兼練  
卒撫民。上手書謙姓名，授吏部，遂超拜兵部右侍郎，兼治河南  
山西，奉傳書以往。時年僅三十三，時人榮之，謙感。上知遇夙夜  
撫循郡邑，延訪父老，以便益病苦歲饒，則出官錢以糴民粟歸庾。  
儉則吐餘粟，減值以糴，脫有贏餘，卽以鈔折納官，公私得相贍而



於下尤利齊秦民饑徙入河南者。謙令邑令各給田。初與之牛種。而。以。次。資。其。稅。毋。令。與。土。著。滑。河。執。將。濟。謙。厚。築。堤。障。之。多。植。榆。柳。其。上。五。里。有。亭。亭。有。長。暨。卒。資。以。修。補。乃。至。所。過。經。錄。官。道。俱。資。種。樹。間。鑿。井。以。蔭。行。者。而。飲。喝。者。詩。謙。於。山。京。勅。炭。八。大。名。牧。馬。于。河。南。謙。抗。疏。止。之。其。在。山。西。則。以。大。同。在。塞。外。巡。按。御。史。不。能。至。其。地。往。往。玩。狎。請。別。設。御。史。併。上。谷。治。之。而。又。盡。奪。大。同。鎮。將。之。役。卒。墾。私。田。者。爲。官。屯。邊。方。充。溢。議。修。築。鴈。門。軍。役。議。派。柴。炭。人。夫。通。融。有。法。仍。奏。減。七。分。之。一。以。甦。民。困。時。災。傷。流。移。又。恐。復。業。者。憚。于。徵。輸。無。復。固。志。卽。奏。免。所。欠。稅。糧。復。請。著。令。有。司。考。績。以。有。無。流。民。爲。殿。最。其。地。霜。蚤。田。薄。當。輸。邊。者。多。折。資。金。銀。

奸民多竊以逃，謙請官解以懲其弊。且請免煎以便分給，尤爲民利。有參議劉孔宗者，律已甚嚴，與儕輩寡合，衆購贓罪污之。謙知其誣，卽奏白其事。謙於吏術民事無不精，剴而尤以足兵食明舉措。振紀綱爲亟，當是時居政本者三楊皆重謙。所奏請朝上夕無不報。可以足得行其志。它措置多遂，著爲令。甲滿九載，遷右侍郎。食二品俸，得封其父母。謙旣在官久，威名流聞，嘗輕騎自河南歷太行而盜有窺者，謙厲聲叱之，皆大驚散。曰：不知爲公，死罪幸赦。我謙數當入朝議事，人謂卽不橐金往，寧無一二土物如合郵乾菌裹頭之類，足以充內交際耶。謙笑而兩舉其袖曰：吾惟有清風而已。且交際之物幾何，而閭閻短長可畏也。因賦詩見志。十一年

入朝舉叅政孫原貞王來自代是時三楊前後卒而中貴人王振持秉勢張甚以謙無私謁、嗾之、勒給事中廷劾謙以久不遷怨望、皇人自代亡人臣禮下法司論斬繫三月暑獄、上振怒適解、臣吾嘗見一故御史名若干謙者恣甚欲治之、今乃非此于謙耶、赦之以爲大理寺少卿而所薦孫原貞王來俱顯名景泰中至尚書與謙略相埒、謙甫出獄而山西河南吏民伏闕上書請借留謙者以千數、周晉諸王亦言之、乃俾以少卿復撫二鎮、又明年復以兵部右侍郎還部、距其初至今十九年矣、是時南北屢用兵、大盜時起、尚書鄒墊以清幹著而謙佐之以宏斷、部事雖稍稍飭然尚扼于振不能大展、亡何爲正統乙巳虜酋也先旣破掠獨

石馬營諸鎮至秋益猖獗振遂挾上下詔親征謙與鄺莖上言也  
先醜豎子耳諸邊將士卒足制之陛下爲宗廟社稷主奈何不  
自重奉以與犬羊乎請毋煩六師上不聽莖乃從治兵而謙治  
部事車駕至土木蒙塵報至京師大震章皇后詔立皇長子  
爲太子勿不能監國太后乃命邲王攝政以輔之王御左順門  
時中貴人振雖已歿虜中外恨而欲食其肉於是九卿臺諫廷劾  
振罪請用反法于其家奏未竟而錦衣指揮馬順者振黨也妄傳  
王旨叱衆退給事中王竑起直前擒順曰此正所謂翼虎者今日  
猶敢爾衆爭捶之立死又捶二閣之嘗私振者死時衛卒聲洶洶  
王懼欲退諸大臣皆披靡有趨匿者謙獨直前掖王且啓王下令

非直有膽  
亦見事變  
也

辭嚴義正

曰。推順與二奄死者。義激無罪。少選侯請得。皇太后卽族振。且籍順等家。於是王乃起。謀徐徐步出掖門。吏部尚書王直者。最爲純篤老成。執謙手而嘆曰。朝廷正藉公耳。今日雖有百王直。何能爲。章皇后聞之。卽進謙兵部尚書。謙謝弗允。乃上言。扈駕文武有預軍事。進止當以失機論。卽死亦不宜濫卹。報許。郕王旣卽大位。益賢謙。虛已委焉。入對。慷慨泣奏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挾我大駕。勢必長驅而南。今六師精銳。盡于隨征。武庫兵器。十不一存矣。司馬宜亟分道募兵。及留漕卒。自益。司空宜併日而蒐乘。繕械九門。要地宜令都督孫鏗。衛穎。雷通。張軌等分守之。都御史楊善給事中王竑。葉盛等。叅焉。凡兵皆出營郭外。毋令避。而示弱。郭外

之民皆徙入內安插。毋令失所而驚。通州倉欲守之。或不能。委以  
與虜則可惜。宜令官軍皆給一歲祿俸。聽其自運。仍以麩米爲之。  
直虜之所急者草。諸厥宜亦聽軍稱力取之。不盡則焚之。毋以飽  
虜馬。大同宣府嘗經剽掠。請勅各地方守臣協力防禦。鎮守務使  
有備。而是時石亨方坐繫楊洪。亦以逗遛當譴。謙惜其才勇。請赦  
之。與安遠侯柳溥爲大帥。而身握其機。宜進止不効。則治臣之罪。  
以謝天下。上皆嘉納之。虜報益急。而侍講徐埜者。以曉軍事聞。  
且好言天象。上使中貴人召而詢之。則力謂紫微宮中皆有變。  
必反故都。而後吉。太監金英斥之。使出。然諸中貴人之鼠竄者。戀  
土者。相軋未定。而縉紳士人多遺其私。重歸謙。乃慟哭。廷諍曰。京

于公一生  
大主張在  
此

當時人情  
視宋猶易  
定

精銳盡于  
隨征于公

師天下本宗廟社稷山陵在此百官萬姓務藏庾廩萃此此而不  
守去欲安之今日足一動明日大事去矣宋事可鑒且虜乘勝驕  
實不足畏也金英是謙言 上聞之曰善其一聽處分衆心稍定  
固守之議始決先是中官喜寧者胡種也下蠶室得近土木之潰  
降歸也先因爲之用盡以中國虛實告之道之入寇十月也先挾  
太上皇破紫荆入敗我師殺指揮韓清都御史孫祚走死遂直  
窺京師時壩上等處草草運之未盡者謙言遣五城悉焚之石亨  
議無出兵第宜堅壁以老之陳術亦言宜固守賊乘勝遠來勢必  
難久可伏兵歸路擊之衆論戰守不一謙曰不可賊張甚矣而我  
又先示之弱是佐彼張也命石亨統大營營于德勝門外謙督其

亦知之類  
人心可以  
忠義振也  
李忠定亦  
費用是策  
矣

有定見然  
成則爲忠  
庸不成則  
爲忠定

後日  
上  
皇還亦類

軍都督孫鏜軍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參其軍。皆背城而陣。諸門皆有兵。總二十二萬。虜見我兵盛而嚴。不敢輕犯。駕在虜營。我亦不敢輕發一矢。虜人四散抄掠。亨等與之戰。殺傷相當。喜寧嗾也。先遣大臣出議和。凡需金幣萬萬計。蓋強所難從。以啓黷耳。廷議依違莫決。禮部以問謙曰。今日知有軍旅事。他非所敢聞。不應則以數騎來嘗我諫。乃設伏于空屋。使數騎誘虜。虜遂以萬騎來薄我。我伏發。敗之。孫鏜毛福壽復敗之。西直門旣而宣府遣東兵至。我軍大震。石亨與其從子彪等挺巨刀。持巨斧。突入虜陣。所向披靡。管神機營都督孫廣以飛鎗火箭殺傷甚衆也。先連夜遞謙使謀。謀上皇駕遠。夜令人以火炮擊其營。死者千計也。先大沮衆。請



其力未足  
九

小人下無  
此則矣

大義斬然  
人心自定

進擊謙曰勝未足雪恥萬一不捷所損實多况上皇在虜中不  
得不慎請出聖旨榜文潛遣虜管中諭回達奚漢有能擒斬也先  
來獻者賞萬金封國公以疑虜心有詔褒謙進加少保總督軍務  
謙固辭不許謙退而語人口四郊多壘卿大夫之恥今謙不能死  
而以微功賞能無重恥哉復上疏固辭不許大同叅將許貴奏請  
遣使贖其幣以款虜而徐為討伐計謙謂前者固非不遣使都指  
揮李鐸指揮岳謙遣而虜隨入寇通政王復少卿上榮遣而不獲  
微太上一信其狡焉侮我而斃我何可言和况虜不共戴天仇也  
理固不可和萬一和而虜遂肆無厭之求從之則坐斃不從則生  
變勢亦不可和因劾貴介冑之臣而委廢退怯法當誅於是邊將

人人言賊守虜不能持重相伺喝抱空名不義之費始欲歸太  
皇擁之而南。至宣府宣府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  
至大同大同人登陴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京  
城人又謝曰賴天地社稷之靈國有君矣。而謙獨殿言曰社稷爲  
重君爲輕虜不得志乃擁去謙以深易真保諸州郡爲京師拱衛  
而軍力單甚乃皆宿兵使都指揮陳旺等分將之。而有都督楊俊  
帥馬久之皆屹然重鎮。又以虜之深入必先攻犯白于紫荆倒馬  
諸關復添撥兵與原守官軍用爲應援俾無債事。俄謀報虜遁總  
兵朱謙于關子口。明日復報追石亨于鴈門。關烽火連。劇衆皆恐  
請大發兵援之。謙策大虜尚遠塞必張疑兵以勝我乃上方略授

等使皆堅壁而令各營秣馬厲士使若大舉者已而虜果不至

諫曰喜寧不除虜知我陰易虛實益反覆不可禦因密授計楊俊

捕而磔之

通紀謂喜寧懷二數教也先授邊且不欲送上皇還

彬誘彬出營將殺之

上皇或抹之乃免又是彬與上皇謀遣

軍傳命入京令軍士高營與俱高善擊解開令至宜府與總兵

等官計擒之既至城下宜府參將楊俊出寧迎高營迫宜府人呼俊

縱兵還縛至京師誅之自寧既誅寧妻其鄉謀於是亦欲誅其共

謀與復授計侍郎王偉誘誅爲虜間者小田兒虜自是計益備知

悔禍矣因遣使入貢請送大駕還京衆皆欲遣使與也走和且迎

太上群臣王直等請之力上意不懌曰我非貪此位而卿等強

樹焉而今復作紛紜何衆不知所對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

它言和者覲以解目前而得爲備耳况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當

遣使奉迎萬一。步果懷詐，我有辭矣。上頗而改容曰：從汝從汝。於是都御史楊善以泛使往而。上皇還，御史顧鼎言國家設六部分理庶務，又置內閣大臣備顧問，之令六部諸大政會內閣議，可否條奏，上下廷議，謙抗言：祖宗成法，國家重務，並所司奏請處分，臣知遵祖惠，重君命，他不敢從。上是謙言，先朝處降虜近畿也，先入寇，多從之，而北會西南方用兵，謀與上謀，每征行，輒披其精騎，以往厚與之資，有功則官之，已而更遣其妻子，自是肘腋少他患。天壽山，祖宗陵寢所在，而無城廓，虜嘗犯其地，乃奏起城山，伯王通城，昌平徙兵民其中，以衛陵寢，且重邊關之懷。陳清漕運所經，商舶輻輳，實禁喉之地，虜入寇，將嘗有往據之患，甚。

奏遣平江伯陳瑄築城以守焉。久之盜起中原，卒賴之。貴州苗寇久未平，侍郎何文淵請罷二司，專設都司，而以大將填之。謙曰：不設二司，是夷之也。夷之何以通滇、粵道？且無故而棄祖宗所設地，不祥。遂寢。左都督楊俊，洪子也。洪死，恃其勇桀驁，不可馴。謙奏出營兵，併調三邊各路軍馬，大舉勦寇，可以得志。謙執不可，曰：如此，則京師各邊皆空虜，或分入牽制，何以應之？非兵家全勝之謀也。上從謙言，俊素跋扈，時謂謙此議足以奪其心。先俊嘗守備獨石、馬營等處，土木之變，棄城逃歸。馬營、龍門等城皆不守，所留老弱皆歸也。既而命爲叅將，帥兵巡哨懷來等處。復擅調未寧守備官軍于懷來守備，將永寧城西門砌塞。謙劾其方命專權，擅作

威福詔宥不問。俊又以私怒都指揮陶忠杖撻凌辱而死。其父洪  
懼。勸奏取俊還京。隨管操練。既至。謙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辱國。  
及懷挾私讐。誣死邊將之罪。謂非誅俊。無以懲戒將來。兵科給事  
中葉盛等亦劾之。於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時也先亦不守八  
城。謙謂此宣府垣屏也。不可棄。乃復授都督孫安計。又以葉盛爲  
山西叅政。贊其軍。列其利害八條以進。次第行之。與安率精兵繇  
龍門關出據之。而募民屯田。且戰且守。八城遂復。太上歸後。  
上奉之南城。又欲易。皇太子謙以非所職。不敢諍。而皇太子  
立。內閣九卿俱加師傅等官。謙得太子太傅。且命兼支三俸。群臣  
皆一辭。謙獨再辭。其文婉約以風。上弗許。時已巳城下之役。石

亨功不如謙而得世侯爵心愧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府軍前衛  
副千戶謙辭再三有云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於君父何必  
假手於石亨於是亨益愧且恨謙矣上復賜謙闕西甲第辭曰  
匈奴未滅何以家爲去病豎子尚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據此又  
不許乃置上前後所賜璽書袍鍙冠帶弓劍之屬于堂而加封  
識歲時一謹視而已謙多寓直房以便朝謁一日病痰壅上使  
中貴人與安太醫院董宿眠之云治疾必須竹瀝上爲親幸萬  
歲山伐竹以賜直命計謙日用所需悉出自尚方謙惶恐且乞歸  
詔免朝謁尋賜璽書褒予備至太宗以北伐故宿兵燕中甚盛  
而會承平久不能無老弱公侯中貴人往往役占土木之難字以

玩令明功  
善詩人情  
自屬

委虜其額雖有五軍神機三千諸營將不相屬相支調爲相。及  
調發兵將苦不相識難濟事。謙議選精兵十五萬分十營營以  
都督領之。五千人爲一小營。營以都指揮領之。每千以把總指揮  
一員隊官二員團結訓練體統既定。兵將相識。有警當調某營則  
自其將領都督以下督率以行。號令專一行伍不亂。兵制之善者  
也。餘兵散歸五軍等營以備次。調當是時不獨三邊有警。浙閩則  
有邵茂七葉宗留廣則有黃省養。又有獐狴而三楚之貴竹苗。皆  
處處蜂起。前後命將將兵皆出謀獨運籌。號令明審。動合機宜。雖  
宿舊勳臣小不中程律。卽請旨切責。究治不貸。片紙行萬里外。電  
耀霆擊。靡不惴惴。毋敢飾虛詞以抵者。雖有楊洪石亨柳溥爲太



而進止賞罰一絲。謙相顧頷首而已。洪亨皆老將宿將而亨尤  
實。縱自快。謙每事裁之。亨有從子彪。以驍勇著。亨恃而強。謙出之。  
爲大同遊擊將軍。以是並恨切骨。而中貴人曹吉祥。劉永誠者。與  
謙共兵事。亦啣謙氣陵之。景皇帝不豫。謙同廷臣上疏乞復  
皇儲。未報。石亨謀與吉祥等迎。太上復辟。甫御殿。而謙與大  
學士王文下獄。謂謙文與中貴人舒良王誠張永等謀迎襄王爲  
帝。坐以謀反律。凌遲處死。然所司以金牌待冊具存。定無顯跡。可  
證。而廷鞠日亨等加鉅鑽鍛煉。文不勝憤。辯之苦。謙笑曰。亨等意  
欲死我。辯何益。旣奏上。上猶豫曰。于謙實有功。若何。徐埏者。改  
名有貞。而與亨比。前曰不僂謙。此舉爲無名。謙遂論斬。棄市。籍其

家自上賜外無長物。先是景泰間，用人多謀，訪於謙。時缺祭酒，有  
貞憫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謙內姻，託為之請。至於再四，謙曲意  
從之。因中使言于上一日退朝，宣謙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  
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  
後生秀才被他教壞了心術，謙無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遷則汗出  
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不悉，有貞竟不得知。遂啣謙以至於  
此。謙死之日，陰靈翳天，行路嗟嘆。章皇后憐謙忠於社稷，有功  
不賞，嗟嘆累日而諭上，何不留謙。上深悔悟，吉祥麾下有益  
官指樞彙兒者，以一觴酌其地而勸，吉祥志朴之，明日復酌，勸如  
故。先是杭之西湖酒壚底，孫原貞時填其地，語人曰：哲人其萎乎。

吾甚虞于公謙死而陳汝言者亦亨黨也代爲尚書不一載而敗  
藉其貲列內廡上召大臣入視已愀然曰于謙終始景泰朝被  
遇若一身而死無餘貲汝言一何多耶俄西北邊報甚急上憂  
之特恭順侯吳瑄侍進曰于謙在不令虜至此上爲默然是歲  
有貞以內閣首輔與亨吉祥爭權下獄流金齒又三年亨獄瘐死  
家籍彪棄市又二年吉祥與其從子昭武伯欽反族謙有一子冕  
自府軍前衛千戶赦歸茂陵雖遭廢阨念謙勲績事起倉卒不  
遑申採每一念謙爲之嘆息故卽位之初有上疏白謙冤狀上  
憐而復其官賜祭有云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  
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天下誦

而稱之。孝宗初加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賜特祠于其墓。田旌忠。冕改文資。累遷。應天尹。有幹用聲。無于其族。繼者數世而至。高。高。今以都督。食事。填福建。謙爲文。肆筆立就。詩亦爽。萬然少裁割。獨其于奏。疏明切。嘗口授兩吏傳寫。指腕爲痛。所存奏牘若干卷。集若干卷。

太常氏曰。余觀於晉人執鄭伯于銅鞮。與廐養卒之歸趙王也。而知宋人之失策。我。茂陵之所以得歸。與忠肅之歸。茂陵也。夫敵之制我。嘗視我之輕重。我而示之以重。則彼必以重制我。我而示之以輕。則我反得以輕制敵。此必至之情。一定之勢也。徽欽之北狩。宋人今日日迎二帝。明日日請和。是明示之以重也。彼安得

不挾以要我。晉人執鄭伯。申叔謀之曰：我出師以圍許，將爲改立君而紓晉，使晉必歸君。旣而髡頑立。欒武子曰：鄭有君矣。我執一人焉，何益？因伐鄭而歸其君。趙王爲燕軍所獲，使者十餘輩往，旣死，斫養卒反其道而用之。謂燕將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立。燕將然之。竟御趙王以歸。此非以輕制敵之明驗乎？藉令也先之擁茂陵而南，遽與之議，迎則彼必邀我，以所難從，增幣割地，何所不至？從之則無以立國，不從則必仍擁而北，聽其去，則示重之形已見。求其必從，則要挾之勢何厭？二帝之不南，卽在今日矣。故分羹之說，雖非人子所忍言，當時所以全太上皇者，卽此無策也。方諸兒欲甘心忠肅，茂陵猶喙曰：子謙實有功。

則聖心曉然知國有君之說。甚于信使之日至。甲詞之懇請矣。何者。宋襄公見執于楚。謂目夷歸國曰。國固子之國也。宋公豈獨社稷計。又豈爲目夷計哉。卒以此得歸。乃所以自爲計也。豈以茂陵之明聖。而不及此哉。則邠王之立。謂茂陵不言之意可也。說者謂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豈惟失謀國之要。禮不亦大歟。王之明鑒乎。南宮之劄于目夷之義。不無稍失。第未知遠爾遜位。則元仁之儲。能必之否。二者忠肅必有一負矣。東宮之易。說者以留侯不能得之。高帝爲解。此亦未然。余聞之。莫道望言忠肅。且易儲之謀。用心甚苦。踪跡甚秘。確乎有據。後不傳也。忠肅一腔熱血。不知洒于何地之語。信以此兩者耳。總之非人臣之力所能及。

歸其命於天可也。

王忠毅驥

王驥字尚德，其先太原家。大同之宣寧，尋徙東鹿，爲東鹿人。世世務農。至驥而始讀書，三十餘成進士。驥爲人長身偉幹，多力便騎射，剛毅有膽。旣入仕，通法律，尤曉暢戎畧，以選授兵科給事中。永樂間，上神聖，群臣奉職不瞻，而給事中職不顯，封駁論建，驥常奉命鎮山西，兼飭邊備，奏蠲鹽池通課二十餘萬緡，西人德之。又移陳西域賈胡入貢，西人受害乞罷其貢。上以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域，故具悉西事，其從之。」尋遷其省按察副使，益以持憲有聲。超尹順天府事，治邊兵部右侍郎，坐事縛下獄，尋復任。前後滿九載，進尚書，當是時，南北多邊警，羽檄旁午，兵部最



秘之新用  
益奉命為  
之不若大  
將自為之  
為靈動也

為要重。張本材而廉。稍以刻稱。許廓僅循職。而驥代之。始振刷  
有風望。時西虜阿台朵兒只伯數侵盜甘涼諸邊。戍殺掠吏人。左  
右副總兵都督任禮、蔣貴等。勢敵不相下。瓜疑莫發。于是驥輟部  
行邊。制詔一切便宜行事。是時都指揮使安敬為偏將。黠而怯。都  
督蔣貴都御史曹翼追虜至魚海子。將及之。而敬謂前途無水草。  
不可進。引還。曹翼言狀。上密勅驥責貴死狀。而侈敬軍中以殉。  
驥故秘之。至見沿邊城堡不堅。將無紀律。嘆曰。邊防如此。宜乎寇  
至。明日大會諸將。方就坐。佯問曰。往年出兵遇虜于漁兒海子。首  
先退縮者誰。咸曰。都指揮安敬。即揖敬下。曰。汝奈何。延捷誤大計。  
命斬敬。而謂貴曰。公亦當死。姑責狀以報。且誓于眾曰。自今遇敵。

定信地乃  
有事貞勢  
敵不相下  
之嘆息矣

今人但務  
習兵不務  
遠兵謬矣

有不前者罪如敵。于是諸將股慄莫敢仰視。遂大關士伍定更番。城輪輓飽士調馬養銳待虜。又請分兵畫地自莊浪西南抵黃河。東北抵寧夏。屬都督李安自涼州北抵鎮番。南抵古浪。東北抵板井。屬都督趙安自甘州東過三丹抵永昌。北抵臙脂堡。西抵深溝。屬任禮自瀟州東接深溝。稍東北抵鎮夷。西抵嘉峪。北抵天倉。屬蔣貴約以賊小至則各自戢守。大至則合力拒敵。軍勢遂大振。既而虜酋把香入莊浪。卽遣都指揮魏榮授以方略。率兵勦之。遂擒其部落以還。虜始知懼。遁走。又閱甘涼軍。冗曰：兵貴精強。乃選其三之一還衛。八月。驥還京。上親慰勞之。未幾虜聞驥還。復入寇。上尋詔任禮爲平羌將軍。蔣貴趙安副之。而驥特爲監督討。

勝勞必須  
出塞蓋與  
勝人而擊  
之情形大  
反矣

貴何始怯  
而今勇直  
以紀律耳

阿台柔兒只伯諸進止悉取驥驥謀虜營狼山等處乃選精騎授  
將貴使爲前鋒而自與任禮等以大軍繼之且與貴約曰勉旃不  
能成功毋相見也再遣偏將軍趙安繼之與太監魯安都督任禮  
分兵爲殿貴感奮直前搏虜敗之渡黃河遁去貴等追敗之于石  
城虜食盡竄兀魯乃地北依阿台驥曰虜未大覷不畏我不退去  
使我憊于奔命非計也遣謀知虜巢所在復遣貴以精騎二千五  
百出鎮夷間道兼行三日夜及而大敗之得其左丞脫羅及裨較  
百人斬首三百餘獲金銀重印各一駝馬兵甲以千數計柔兒只  
伯與阿台以數騎遁尋鳴死而任禮亦至梧桐林得樞密同知僉  
院十五人明日至亦集乃地得僞萬戶二人以爲鄉導窮追五百

餘里至黑泉而還招其平章阿的平并部落數十帳降右軍趙安  
等出昌寧至刁力溝得右丞達魯化赤三十人駝馬兵甲稱是捷  
聞貴禮皆進封伯爵而驥兼大理寺卿兼食其俸尋詔還理部事  
久之麓川宜慰思任發叛麓川本百夷僻遠不當中國一郡雲南  
總兵沐晟與弟沐昂討之數不利晟至以憂先大學士楊士奇等  
議遠夷不足較但爲耕守計而已刑部右侍郎何文淵援舜舜干  
羽格有苗專請使使諭撫之驥與太師英國公輔等議以爲天下  
全盛而示赫于舊屬小夷非策時中貴人王振方柄國喜功名遂  
細文淵說而命定西伯蔣貴爲平蠻將軍驥總督軍務率副將軍  
李安劉聚等大發兩都諸鎮漢土兵合十五萬討之瀕行賜驥貴

黃金兜牟細鏡繡蟒緋衣朱方矢以壯其行特大暑衆請且按兵  
驥曰賊方熾毒吾民行不可緩敢阻軍者斬遂馳傳至雲南而貴  
等兵集會賊酋刁令道等以衆三萬象八十抵大垓州欲據景東  
諸處卽遣都指揮馬讓授成筭以往斬首數百級餘賊遁去驥乃  
奏上方畧請遣叅將冉保等繇東路直取孟定會木邦車里夷兵  
而大軍繇中路至騰衝與保會俾賊腹背受敵從之冬十月驥等  
抵金齒其別酋陶孟刁門捧以鎮康降遣冉保等率輕兵五千受  
之因其衆破昔刺寨進攻孟通而驥等以兵二萬水陸攻上江敗  
其伏兵遂進圍上江寨上江者賊巢也攻三日不下副總兵劉聚  
叅將官聚兵至會大風因風焚其排柵遂大破之殺其將刁放覺

刁招漢父子、擄刁門項、斬滅五萬餘級。上江平、遂繇夾象石渡、卜江通高黎貢山道、移駐騰衝、留兵守之。取道南甸、至羅下思莊、遣指揮江洪等八千人爲哨、抵木籠山、而思任發令陶孟靠者軍心等以二萬餘衆、乘高據險于沙木籠山、連環爲七營、以相掣、驟貴道劉聚官聚分左右翼、緣嶺攻之、不下。自率中軍進、夾擊之、遂破殺靠者軍心等、乘勝追殲賴隴把。至馬安山、麓川大震、尋敗其象陣于泥瀟管、復敗其象陣于永毛摩泥寨、遂拔之、而別將冉保合木邦兵降、其夷衆十二寨、車里兵亦降。其孟達長官司、破烏木弄、曼邦等寨、斬首二千餘級。驟等遂進圍麓川、縱火焚其門、并軍藏廬舍皆盡、俘斬及溺者數萬人。思任發夜攜其工子走孟發、以大

捷聞仍請留所部兵界都指揮胡誌等九人分守金齒蒙化等處。而是時維摩州賊韋郎羅稱廣新王以叛，詔驥旋師討之。驥曰：「此不足血吾刃也。」乃遣偏師壓其境，曰：「王尚書大兵至矣。」賊皆潰。韋郎羅走安南，傳檄捕之。安南王懼，斬其首併妻子來獻。廣南富州土守儂郎與沈正交惡十餘年不解，驥諭之釋構，講命師旋。上遣戶部右侍郎王質齋羊酒迎勞數百里外，既入見，慰勞有加。上親宴于奉天門，文武官僚以次陪宴，特封驥推誠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靖遠伯，歲食祿千二百石，進封及三代子孫世世承襲，賜詔券貂蟬冠朝服玉帶白金百兩綵幣十表裏鈔萬貫，而貴進封定西侯，賞亦如之。劉聚等陞賞皆過望，士卒賜予加等。

府庫爲竭而驥以侯伯奉朝請不預兵部政矣。蔣貴果勇善戰，建至大將，猶摧鋒陷陣，驥前後皆賴之成大功。而是時思任發尚在，竄其子思機發復率其餘衆往來窺伺，乃復命驥總督雲南軍務。軍都督同知冉保都督僉事毛福壽以兵往圍之，賜金牌信符，便宜行事。驥至，思任發復走緬甸，索之不獲，而思機發衆漸盛，不能制，乃奏請益兵。詔復遣定西侯貴以兵五萬會守之。遣人促緬甸送思任發至軍前，緬人佯諾，卒不遣。以思機發致仇爲解，驥等無如之何。乃曰：緬人黨賊，不可不加兵。率兵至騰衝，分爲五營，與貴及都督沐昂分督以進。木邦宣慰使統兵萬餘駐于巒江，與我兵客驥責以忠義，賞以牛酒，遂感悅而進。緬人擁衆大至，客驥



貴率兵而江西而下焚其舟百艘大戰一晝夜賊潰縱兵搗思機  
發寨首惡仍遁獲其妻子家屬及賊從百餘戰象十一韋麓川宣  
慰司設隴川宣慰司于隴把驥等還京師加祿定西侯五百石驥  
三百石其白金紗帛如初而冉保毛福壽陞賞亦次之人頗以驥  
師老無見績而中貴人振內主弗恤也而定西侯亦病死亡何西  
巡陝西寧夏甘涼等處所至申飭邊隘謹烽堠練士卒授邊將以  
破賊方畧不敢犯久之召還會思機發窟走孟養孟養與相比  
匿不肯捕送於是驥復總督軍務借平蠻將軍官聚討之師抵金  
沙江賊立柵西峰拒我驥潛渡破之斬獲萬計賊又以鬼哭山顛  
立柵驥與偏將親矢石往拔之然竟不能獲孟養首與思機發驥

威名故甚盛，至是凡三帥師南矣，而稍稍損于前。一衛訓練，營其者官其地。上言驥等輦重，至役夫六百，人多散，綵幣于其屬，使責重報，函蠻登輒闢之，以爲已役。大軍十五萬，一日起行，因而相蹂踐，有至死者。又每軍使負米六斗，跋涉山谷，有自縊死者。師抵金沙江，彷徨不敢渡，既渡，縮胸不敢攻，攻而失指揮等，俟賊解散，多捕漁戶以爲賊俘，此何異李宓之敗，而楊國忠以提聞也。上爲之下，兵部法司議，請遣御史一員，直抵其境，會巡按御史勘報。上不許。然業已獎勞驥，聚召還京矣。至是停獎勞勅，勒聚還，而改驥領平蠻將軍，討貴山苗，獲其稱刻平王苗蟲，富者檻送京師，侈之。然苗勢愈盛，驥不能定，奏言久在南方，身染瘴癘，乞還朝廷。

乃以梁瑤代之。加歲祿百石。北木之難，群臣廷劾。王振不道，株及驥。景帝初行，在兵部右侍郎柴車言虜情，誦詐，屢服靡常，脫帖木兒者。永樂初，隨其部長把都帖木兒等來歸。未幾，叛去。迨今三十年，又復來歸。安知異日不叛？况京儲漕運不易，請因其初來，分處江西衛所。下兵部，驥言永樂間來降達官柴永正等，分住其定等府。乞如例遣送河間、德州等處，授田廬，俾耕牧自便。尋改南京兵部總督機務。位寧遠伯。任禮上。南京素習媮，戎陣廢弛。驥至，一切以所御軍法教之。耳目為之一新。嘗閱師覆舟山北，問將校曰：部伍行列若何？曰：隊各五十人，始為一字列，聞鼓聲則變而為方員斜直之勢。今日所教練是也。公笑曰：此何以約束兵五人為

每必一人居中執旗標。四人者立四面皆聽中一人所使。中一人  
有變立不動赴敵。則五人必居中一人使四人者相顧策應。四人  
死中一人不得獨生。錄五十人爲一隊。最中一人執旗稍大以令  
其四面如前五人之法。又倍而成伍。則爲一百二十五人爲一營。  
左右前後相應而聽于中。以一百二十五人分寄四隅與中爲游  
擊。出前而正兵一百二十五人。堅駐不動。互相倚賴而功可成矣。  
又以前法分佈之。則正兵一千二百五十人。更以一千二  
百五十人如前法爲青兵遊擊。則總二千五百人爲一師。相機調  
遣。於中無主將一人之令。其隊伍而隊。隊隊而營。有一人爲中  
中一人者。各以將之命令其餘人。如是豈有紀律不嚴約束不齊。

而功不成哉。而大司馬謙弗善也。因事解其任。奉朝請。上雖已

罷驥。而內猶厭之。特禁私投朝人。俱令籍入宮。惟黔國公寧陽侯

得留四人。驥獨留六人。驥老。且八十。食肉躍馬。多從妓女。供帳奉

御。如王公。而會武清侯石亨等奉。太上皇于南宮。而驥與馬復

領兵部事。加號奉天副衛。推誠宜力守正文臣。階爲光祿。餘如故。

數月。復請老。又三歲。乃卒。年八十三。贈靖遠侯。謚忠毅。子瑋。至今

未絕。一孫添尚公主。拜駙馬都尉。驥天資通敏。遇事敢爲。每陳國

家利害。生民休戚。詞極懇切。孜孜不已。與人交。不立崖岸。循循和

易。雖位兼將相。曾無一毫驕矜之意。見於顏面。體貌清瘦。手儀俊

健。尤善談論。見者爲之懷然。天順四年。疾亟。家人惶懼。謂自古人

以死爲歸。何至是耶。且對故人大理卿龔吉敘間。澗神氣如常。客甫出門。就席而逝。

太常氏曰。靖遠之於兵。真有獨長哉。衛霍出塞。雖倖而成功。然士馬物故。海內虛耗。因而桑孔之徒。遂以利進。靖遠出塞。功故不減。而所用卽隴頭之兵。所費卽隴頭之餉。未聞以軍興故。耗司農一緡也。人特以其通中人爲病。然予考其勲績之著。莫如隴右功名之損。則在麓川。惟麓川之役。乃借力中人。則其得失較然矣。

皇明翰世編卷之一終